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THE USE OF *YIGE* IN SINGAPORE MANDARIN: A
COMPARATIVE STUDY WITH PUTONGHUA**

**新加坡华语中“一个”的用法研究：
基于与普通话的比较**

MA LINYUE

马林樾

SCHOOL OF HUMANITIES

人文学院

2025

**THE USE OF *YIGE* IN SINGAPORE MANDARIN: A
COMPARATIVE STUDY WITH PUTONGHUA**

**新加坡华语中“一个”的用法研究：
基于与普通话的比较**

MA LINYUE

马林樾

School of Humanities

人文学院

A thesis submitted to th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2025

Statement of Originality

I certify that all work submitted for this thesis is my original work. I declare that no other person's work has been used without due acknowledgement. Except where it is clearly stated that I have used some of this material elsewhere, this work has not been presented by me for assessment in any other institution or University. I certify that the data collected for this project are authentic and the investigations were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thics policies and integrity standards of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and that the research data are presented honestly and without prejudice.

Date (dd/mm/yyyy):	10/08/2025
Name of student:	MA LINYUE
Signature of student:	MLY

致谢

时光飞逝，转眼间又到了即将毕业的季节，我的学术生活似乎也该就此告一段落。在南洋理工大学的一切都非常美好，美好的校园景色，美好的学术氛围，美好的老师同学，美好的城市风光，共同构建起这段美好的时光。此时此刻，没有太多的语言可以表达我的情感，有即将告别的悲伤，有对未来的憧憬，有对未知的迷茫，有对校园生活的留恋，有对过往的怀念和无限沉思，但最多的还是感谢。感谢我的父母，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支持并理解我的决定并尽力帮我实现梦想；感谢我的导师，她温柔又坚定，不仅是我学习上的榜样，也是我生活和做人的榜样；感谢在这里遇到的所有老师，还有为这篇论文提出过宝贵意见的老师，你们让我看到什么是认真负责，什么是关心关爱；感谢我的同学，你们是我的良师益友，是我学习的榜样，你们的关心和帮助让我适应了国外的生活，让我感受到了学术讨论的热情；当然也要感谢在新加坡遇到的很多人和事，你们让我了解到这是一个善良热情的国度。让我们暂时停在这里，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这是一个奇妙的国家，这是一场注定的缘分，这是一次如梦似幻的旅程，这是一段永生难忘的回忆，在这个神奇的热带岛国，时而暴雨如注，时而阳光热烈，没有四季轮转，没有秋收冬藏，仿佛永远热烈，青春正盛，如繁花开放。只是缘起于一次无心插柳般的申请，从没想过竟然真的踏进了这片国土、这个校园，本是所有选择中最无奈最不情愿的决定却带给我别样的惊喜与感动。刚来时抱怨时间太长，回国遥遥无期，四下举目无亲，不知要怎样打发这难熬的岁月；离开时却深深爱上了这里、这座学校，抱怨时间太短，来不及享受每寸光阴，不舍得与它长久的分别，不知道要怎样与它告别，害怕未来何时与它相见仍是遥遥无期。我想，在这个小岛上短短一年的经历足以写成一部奇遇记，也是我的荒野求生记。在樟宜机场，望着窗外美丽的热带雨林，默默作最后的告别，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回想起这一年的经历，一幕幕瞬间从我的眼前闪过；望着脚下的蓝色地毯，我还记得刚来时的模样，我踏着蓝色的地毯一步步探索着未来的方向，异国他乡，不安又满怀期待，那是我对新加坡的第一印象。如今即将离开，再次踏上这蓝色的地毯，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一种熟悉的感覺扑面而来，却不知这次要去往何方。

如果人生也有春夏秋冬，我希望自己的人生如同这个美丽的小岛，四季长夏，长乐未央。

目录

致谢	1
目录	2
表目录	4
摘要	5
ABSTRACT	6
第一章 绪论	7
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7
1.1 数量词“一个”的基本用法.....	7
1.2 新加坡华语中的现象及问题的提出.....	10
2. 研究方法与主要内容.....	11
2.1 数据来源.....	11
2.2 研究方法.....	11
2.3 研究内容.....	12
3. 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13
3.1 “一个”在历时层面（diachronic）的用法.....	13
3.2 “一个”在共时层面（synchronic）的用法.....	14
3.3 研究意义.....	16
第二章 “一个”的数量义用法	17
1. “一个”表示数量义.....	17
2. “一个”的指代用法.....	18
3. “一个”表示数量义在普通话中的分布.....	19
3.1 名量词的句法成分及限制条件.....	19
3.2 动量词的句法成分及限制条件.....	21
3.3 小结.....	22
4. “一个”表示数量义在新加坡华语中的分布.....	22
4.1 名量词的句法成分及限制条件.....	23
4.2 动量词的句法成分及限制条件.....	26

4.3 小结.....	27
第三章 “一个”的指称义用法.....	28
1. “一个”的指称性质.....	28
2. 与“一个”表示指称义相关的限制条件.....	30
2.1 句法条件.....	30
2.2 语义条件.....	35
2.3 语用条件.....	37
2.4 小结.....	39
3. “一个”表示指称义在普通话中的分布.....	40
3.1 句法成分分布.....	40
3.2 与名词的搭配.....	42
3.3 句法结构、语义条件和语用条件分布.....	43
4. “一个”表示指称义在新加坡华语中的分布.....	48
4.1 句法成分分布.....	48
4.2 “一个”与名词的搭配.....	50
4.3 句法结构、语义条件和语用条件分布.....	51
第四章 比较与结论.....	53
1. “一个”在普通话和新加坡华语中不同用法.....	53
1.1 “一个”表示数量义.....	53
1.2 “一个”表示指称义.....	53
2. 原因初探.....	54
2.1 语言接触的影响.....	54
2.2 “一个”作为语用标记.....	55
3. 结论及展望.....	56
参考文献.....	58

表目录

表 1 普通话中“一个”表示数量义的句法成分分布	19
表 2 普通话中“一个”充当定语与不同条件的共现	21
表 3 “一个”在普通话中的数量义用法	22
表 4 新加坡华语中“一个”表示数量义的句法成分分布	23
表 5 新加坡华语中“一个”充当定语与不同条件的共现	25
表 6 新加坡华语中“一个”充当不同成分与各种条件的共现	26
表 7 “一个”表示数量义在新加坡华语中的用法	27
表 8 汉语名词和量词的搭配关系	36
表 9 普通话中“一个”表示指称义的句法成分分布	41
表 10 普通话中“一个”和不同名词类型的搭配	42
表 11 普通话中“一个”与四种基本条件的共现	44
表 12 普通话的“一个”在不同条件中的分布	47
表 13 “一个”表示指称义在新加坡华语中的句法成分分布	48
表 14 新加坡华语中“一个”和名词的搭配情况	50
表 15 新加坡华语的“一个”在不同条件中的分布	51

摘要

本文的研究主题是新加坡华语中量词“一个”的用法研究——基于与普通话的比较。“一个”在新加坡华语中的使用频率很高，而且本文观察到它的使用有时是不必要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删除“一个”似乎不会影响句子的语法和语义，因此本研究希望确定它是否是一个冗余成分。此外，它在新加坡华语中的表现似乎与普通话有所不同，因而本研究的另一个任务是确定它们的表现的相似度，这也是解决前文问题的必要途径。因此，本研究以普通话为参照语言，通过查找现有文献归纳总结“一个”的使用条件，再把这些条件应用到普通话语料中以验证其准确性并得到普通话的统计数据。在利用普通话补全所有限制条件之后，本文将其应用到新加坡华语语料中并得出统计数据。最后将两种语言的数据进行比较以验证假设的真实性。本文将“一个”的用法分为数量义用法和指称义用法两类，分别应用限制条件并统计数据，最终发现新加坡华语中“一个”的用法确有其独特性，且在一部分情况下的确是冗余成分，没有出现的必要。但两种语言在更大程度上是相似的，没有产生质的分别，且普通话中的“一个”有时也是冗余成分。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usage of the quantifier *yi ge* in Singapore Mandarin, based on a comparison with Putonghua. In Singapore Mandarin, *yi ge* is used with high frequency, and its use has sometimes been observed to be unnecessary, or more precisely, optional. That is, removing *yi ge* from a sentence does not seem to affect its grammaticality or meaning. Therefore, this study aim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yi ge* functions as a redundant component. In addition, the behavior of *yi ge* in Singapore Mandarin appears to differ from its use in Putonghua, so another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determine the extent of these differences, which is also crucial for addressing the issue of redundancy. To this end, Putonghua serves as the reference language.

This study first reviews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o summarize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yi ge* occurs, and then applies these conditions to Putonghua corpora to test their validity and to obtain baseline statistical data. After complementing all the conditions derived from Putonghua, the same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on a Singapore Mandarin corpus. The two sets of data are then compared to evaluate the hypothesis.

This study categorizes the functions of *yi ge* into two categories: quantitative usage and referential usage. Restrictive conditions are applied to each category, and statistical data is collected respectively.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usage of *yi ge* in Singapore Mandarin Chinese does exhibit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in certain contexts, can be considered a redundant element. The findings confirm that while redundancy is a feature shared by both Singapore Mandarin and Putonghua, it is more frequent and salient in Singapore Mandarin. This suggests that although the two varieties are broadly comparable, Singapore Mandarin exhibits a stronger tendency in the use of *yi ge*.

第一章 绪论

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1.1 数量词“一个”的基本用法

“一个”是现代汉语中应用范围最广的数量词短语 (quantifier phrase) 之一, 由数词 (numeral) “一”和量词 (classifier) “个”组成, 主要用来修饰名词且通常位于被修饰名词之前¹, 有时也可以作主语和宾语。关于“一个”及普通话中数量短语的用法, 许多学者已经做过大量讨论, 较为重要的如 Tsai (2001), 李艳惠、陆丙甫 (2002), 李旭平 (2013)。汉语是有个体量词的语言, 数词和名词一般不能直接结合, 因此数量要通过数词和量词组成的短语 (phrase) 来表达 (Chao 1968, Li & Thompson 1981)。在一些书面语体如新闻报道、成语中由于保留了文言用法, 可以使用“一人”“两车”“三男子”这样的短语, 但在口语中这样的表达并不合法。数词和量词的组合通常是自由的, 因此“一”和“个”的组合最初是偶然的, “一个”用来表示数量为一。当数量不为一时可以用其他数词替换, 如“两个”“三个”“四百个”等; 当其后的名词不能被量词“个”修饰时可以用其他量词替换, 如“一段岁月 (*一个岁月)”“一条路 (*一个路)”“一本书 (*一个书)”, 从这个意义上说, 可以把“一个”看成数量词短语。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 即汉语的数量名短语的内部结构究竟如何。根据传统的结构主义层次分析法, “数+量+名”短语通常被切分成“[数+量]/+名”, 原因是有量词的语言用“数词+量词”的组合来表示数量, 数词不能直接修饰名词, 要先和量词结合组成数量词短语再一起修饰名词。此外, 在普通话口语中“数+量+名”短语可以省略名词, 即用“数+名”结构指代整体且句法位置相当自由; 而“量+名”结构一般不用来指代整体且只能用于数词为“一”的条件下, 句法位置也受到很大限制, 在普通话中只能出现在宾语上。而且常用的数量词短语“两个”“三个”已经产生了合音现象, 对应的合音词是“俩、仨”, 这进一步说明了数词和量词在结构上的密切关系 (参见《现代汉语》(沈阳, 郭锐主编 2014))。朱德熙 (1982) 甚至认为量词是位于数词后的黏着成分, 那么量词就更不可能自由地与名词结合了。Croft (1994) 也认为量词和数词先结合再修饰名词, 并明确指出数词和量词组成了直接成分 (constituent), 而不是量词和名词组成了直接成分。但根据形式句法 (formal syntax), 数量名短语结构被切分为“数+[量+名]”, Huang, C.-T.J., Li, Y.-H.A., Li, Y. (2009), Li, Y.-H.A. (1999) 等认为量词首先和名词短语 (NP) 组合成量词词组 (CIP), 量词词组再和数词组成数词词组 (NumP), 即数量名结构的最大投射是一个数词短语, 理由是量词要先与名词结合才能使名词被计量并且“量+名”结构在口语中可以使用。因此, 量词先与名词结合还是先与数词结合成

¹“一个”也可以用于名词后, 但往往表达特定的语义和语用效果, 如“笨蛋一个”“大美女一个”, 这里的“一个”放在名词之后带有明显的主观情感色彩, 强调事物的属性和特点, 意涵褒贬, 通常用于对事物的评价。由于这种用法在本文查找的语料中出现次数为 0 且不是汉语中“一个”表示数量义或指称义的固定句法位置, 这里暂时不考虑“一个”在名词后的用法。

为了问题的关键，如果采用第二种观点那么原则上“一个”作为数量短语本身是不存在的，因为数词和量词不直接结合，而本文这里为了说明数量短语“一个”的特殊性暂时采用传统观点，即“一”可以先与量词结合。但无论数量名结构内部层次如何，不可否认的是它可以表示数量义和指称义（往往是不定指义），因此并不影响后文的讨论。

但“一个”也有其特殊性，在汉语的演变过程中逐渐发展出了不同于其他数量短语的用法。首先，个体量词一般只能修饰个体名词，但“一个”在汉末时期就已经可以用来修饰抽象名词（abstract nouns）。（吕叔湘 1990）其次，虽然“一量名”结构都可以表示不定指，但由于“一个”的功能扩展远快于其他量词，许多原本被其他量词修饰的名词在表示不定指（indefiniteness）时都选择与“一个”搭配。第三，“一个”在表示不定指时还有两个条件变体，读阳平的“一”和“个”，前者省略了量词，后者省略了数词，但二者仍旧保留了另一成分的语义特征和语音特征。而其他“一量名结构”在表示不定指时不能省略量词。最后，“一个”作为个体量词短语可以充当动量词，即描述动作发生的次数，如“拥抱一个”“亲一个”，这也是其他数量短语所不具备的特点。基于以上主要特征以及其他次要特征，“一个”可以被视为一个整体，本身作为词（word）而存在，在上述这些情况下“一个”不能被其他数词或量词替换。

关于“个+名词”是否是“一个+名词”的省略形式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吕叔湘（1990）专门就这一问题做出了说明，最早提出“个”是“一个”的省略形式。“不但一个的一可省，其他单位词前头的一也可省”，这里的单位词就是量词，因此概括地说，“CL+N”是“一+CL+N”的省略形式，但吕也指出当量词是“个”的时候省略“一”的情况较多，当量词是其他的时候省略“一”的情况较少。在以下这几种条件下不能省略数词“一”，即表示数量义、表示特指（specific）义、在主语位置上、表示指代义、兼语句（即两个小句嵌套，前一小句的宾语也是后一小句的主语），有时还受到动词后修饰成分的影响。“一”之所以可以省略主要是因为“一个”的语法化倾向，吕认为“（一）個是一个表数量兼表无定的冠词”，“一”的语音随着数量义弱化而弱化直至消失，“一”脱落后就剩下量词单独修饰名词了。而 cheng & sybesma（1999）认为“CL+N”（下称量名结构）不是“一+CL+N”（下称一量名结构）的语音省略形式，主要原因是两种结构的分布和解释（distribution and interpretation）不同，“量名结构在粤语中只能被解释为非特指的不定指（nonspecific indefinites），而一量名结构既可以被解释为特指的不定指（specific indefinites）也可以被解释为非特指的不定指。”二者出现的环境并不完全相同，在下列条件中只能使用一量名结构，包括：谓语是动结式、把字句的宾语、兼语句。Li & Bisang（2012）支持 cheng & sybesma（1999）的观点，认为普通话中的量名结构只能表示非特指的不定指义而一量名结构可以表达数量义、特指义和非特指义三种语义，因此二者不能相提并论。

本文认为这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一是两种结构的分布或功能是否相同，二是两种结构的来源问题，不能混淆。事实上，吕（1990）已经区分了可以省略“一”的条件和不能省略的条件，说明他已经认识到两种结构是有区别的，但二者的差异并不能说明两个结构彼此独立，没有任何历时上的联系，换言之，即使量名结构确实是一量名结构的省略形式二者也可以有功能上的不同，可以看作前者在省略“一”之后发生的语义演变。

之所以会有不同的看法也许是因为传统上一直认为量词不能直接和名词组成成分，必须先和数词构成数量词组再修饰名词，因此不作为“一+CI+N”省略形式的“CI+N”是不可接受的。从语义上来说，普通话中的“CI+N”只能用于宾语位置表示不定指，而不定指义又来源于数词“一”，所以 cheng & sybesma (1999) 才会把不定指量名结构假设为数词位置为空的量名短语 (Numeral Phrase)。但粤语中的“CI+N”可以用于主语位置表示定指，与数词“一”的不定指义恰恰相反，因此量名结构也许可以被看作一个独立的结构，与一量名结构无关，而量词也许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指称功能。进一步，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来说，世界上有些语言的不定指冠词就是来源于数词“一”并且二者功能不同，通过语音弱化形式区分特指和非特指，比如 Lakota 的不定指冠词 *wə* 是数词“一” *wəzi* 的省略形式且二者分别表示特指义和非特指义 (Becker 2021)。因此虽然普通话中的两种结构功能不同但是仍然可以把量名结构看作一量名结构的省略形式。再者，由于二者的功能不同，本文的研究对象仅局限于“一个+N”，不涉及任何省略形式。

这里还涉及汉语量词的语义和功能问题，传统观点认为量词表示计量的单位，本身并不包含数量义，只是为计量对象提供一个可数的单位，所以必须与数词结合以后才能表示数量 (quantity)，即“一个 NP”中的单数语义来源于数词“一”。目前学界普遍认为量词的功能是“个体化” (individuation/atomization)，即通过量词把名词变成个体的集合。(Greenberg 1972, 大河内案宪 1988, Aikhenvald 2000 等) 一些学者 (Li & Bisang 2012) 虽然也认同量词的“个体化”功能，但提出量词并非完全不能表示数量，认为“CI+N”的语义是表示一组原子化实体，也就是个体的集合，当量名结构被存在动词引入或用于其他动词后时，存在量词 (existential quantifier) 就会对这些原子化个体进行存在量化 (existential quantification)，因此即使没有数词“一”量名结构也可以表示单数。cheng & sybesma (1999) 发现粤语可以用不同的量词来表达单复数，大部分量词放在主语位置上都表示单数的定指，而量词“di”放在主语位置上表示复数的定指，进一步说明量词本身可以表达数量。

“一个”的特殊性既与数词“一”有关也与量词“个”相关。“个”是通用量词 (general classifier)，比其他量词的应用范围更广，因而限制条件也更少，当某一名词可以被个体量词修饰又没有固定的量词搭配时往往会使用量词“个”，朱德熙 (1982) 认为几乎所有的个体名词都能论“个”并指出了“个”的特殊用法。再比如抽象名词，一般只能与种类量词“种”“类”等组合而不能被个体量词修饰，但可以受“个”修饰。而数词“一”在语言类型学中常常与不定指范畴联系在一起，Dryer (2013)，Becker (2021) 等认为很多语言的不定冠词就是由“一”演变而来，或是“一”的语音弱化形式 (atonic form) 或是“一”的省略形式 (reduced form)。现代汉语也是如此，尽管关于“一个”是否可以归为不定冠词这一词类还存在许多争议，如罗天华、邓舒文 (2022)，但“一个”可以表达不定指范畴几乎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如 Li & Thompson (1981) 指出普通话中用“这、那”表示定指，用“一个”表示不定指。其中一个明显的证据是“一”的数量义弱化甚至消失因此可以省略数词只靠量词“个”来表达不定指，下文还将进一步说明。上述原因使得“一个”成为现代汉语中应用范围最广的数量词之一。

根据以上简要说明，“一个”在现代汉语中有两个主要用法，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语义上有两种用法，一是表达数量义，即数目为一，这是“一个”的基本用法；二是表达指称义，主要是不定指，这是“一个”的衍生用法。

1.2 新加坡华语中的现象及问题的提出

1.1 的内容似乎已经清晰、准确地概括出了“一个”在现代汉语中的主要用法，进一步的讨论似乎已经没有必要了。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个”在新加坡华语口语中的用例就会发现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比如以下例句中的“一个”是否有存在的必要：

(1) 就是虽然两个人是相隔两地的，但是他是可以很安心的去做他的事情而不会有任何胡思乱想的一个空间。²

(2) 萝卜对咳嗽的话那就是要煮熟了吃，它才会起到一个补气的作用。

(3) 我就是不要受寒，就让那个体温先适应那个环境，我才会把那个毛巾拿掉。这是我的一个做法。

(4) 所以意思就是像你是姐姐，你不会要一个弟弟来照顾你，你是要照顾他？

像以上这样无法确定“一个”是否有必要出现的例句还有很多。Lin & Teo (to appear) 已经注意到这些现象并初步认为新加坡华语中许多“一个”的使用是不必要的。如果仅以数量义和指称义这两个标准来判断“一个”的合法性，那么上述这些问题就无法得到准确的答案。于是我们想到也许是因为新加坡华语的独特性导致上述问题的出现。如周清海 (2003: 119) 在《华语教学语法》中说“‘五四’以后，受西洋语法的影响，用‘一个’来表示无定冠词 (a 和 an)，于是有‘一个负担’‘一个打击’‘一个难堪的恶毒的冷嘲’等说法。”新加坡人多为双语母语者，可以同时掌握英语、华语等语言，新加坡华语长期受到英语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产生语言接触现象。因此英语也许会对“一个”的使用产生影响。但普通话也受到了英语的影响，尤其是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时期表现显著，许多现代作家有意识地借鉴和模仿印欧语的语言形式并用来改造普通话书面语。因此本文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新加坡华语中“一个”的用法和普通话中的用法是否不同，二者在不同程度上都与英语产生了接触同时也经历了语言自身内部的发展演变。那么第二个问题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问题是两种语言的不同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不能笼统地回答说体现在“一个”使用范围的扩大或缩小上，还需要找到使用条件，这需要一些判断标准，在什么情况下“一个”的使用是不合法的，在什么情况下是必要的以及什么情况下是不必要的。对于这些例句来说，加上“一个”和去掉“一个”的区别是什么？由此引出了本文的第三个问题：用来判断“一个”使用合法性的标准有哪些？这些标准的来源或依据是什么？是对语言现象的归纳还是对理论的应用？这三个问题是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关系，解决问题的路径与问题提出的路径正好相反，只有第三个问题得到合理解决才

² 例句 (1) - (4) 来源于南洋理工大学林静夏教授的个人新加坡华语口语语料库。

能回答第二个问题，而第二个问题的解决是回答第一个问题的基础。因此恰当的顺序是：（1）判断“一个”使用合法性的标准以及依据是什么？（2）根据这些标准，普通话和新加坡华语的不同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3）这些表现能否证明新加坡华语中“一个”的使用与普通话有本质上的不同？基于以上现象和问题，本文作出以下两点基本假设：1）新加坡华语中“一个”的用法存在冗余情况 2）前者与普通话的用法存在本质区别，后文将设法验证这两点假设。

2.研究方法 with 主要内容

2.1 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数据主要由两部分构成：新加坡华语口语语料和普通话口语语料。新加坡华语口语语料来源于南洋理工大学教授林静夏的个人语料库（Lin and Teo to appear），收录了 2014-2015 年间的新加坡中文综艺节目，共计约 50 万字，其中有关“一个”的例句共计 2070 句，本文从中选取 500 句观察新加坡华语口语中“一个”的使用情况。普通话口语语料来源于南洋理工大学刘昊旻同学的个人语料库（Liu and Lin 2022），收录了来自中国大陆的三期综艺节目，共计 70284 个字，其中有关“一个”的例句共有 306 句，本文将全部作为统计对象。³此外，本文还参考了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料库（荀恩东，饶高琦，肖晓悦，臧娇娇 2016）、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语料库（詹卫东，郭锐，常宝宝，谌贻荣，陈龙 2019）以及台湾政治大学中文口语语料库（Chui and Lai 2008）。

2.2 研究方法

本文在总结现有文献观点的基础上，主要考察新加坡华语口语语料和普通话口语语料，对选取的例句展开逐一分析，并参考台湾口语语料中部分例句的使用情况作为对前者的补充。本文主要采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相关概念和方法对“一个”的使用情况进行全面的描写、分析和比较，兼用历史语言学、语言类型学等方法作为补充。进而采用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等相关理论对“一个”的用法做出解释。

针对上文提出的三个主要问题，具体研究方法如下：第一，关于“一个”使用合法性的标准问题，即判断“一个”是否可以出现的条件是什么，可以根据现有文献总结归纳限制条件。从“一个”的词类特征和语义特征出发，“一个”首先是数词和量词的组合，与被修饰的名词密切相关，因此要归纳哪些名词可以被“一”修饰哪些不能被修饰，即数目不能为一，比如集合名词（Collective nouns）“师生”，可以说“六十个师生”但不能说“一个师生”；此外还要归纳哪些名词能被“个”修饰哪些不能被修饰，即不能表示个体，如集合名词“军火”，可以说“一批军火”但不能说“一个军火”。当然，还有本身就不能被数量

³ 凡是同一个例句中出现多个“一个”的算作多个例句。

词结构修饰的名词，如“经济”“政治”“私人”。这些名词与“一个”作为数量词本身的用法相冲突，尽管“一个”在修饰这些名词时不一定表示数量义，却依然受到相关句法条件的限制。其次，“一个”还表示指称义，需要归纳哪些名词满足不定指的语义条件哪些与不定指义冲突，如自然界独一无二的事物“太阳”。更重要的是，这一语义特征与句法位置（syntactic position）和谓语类型（predicate type）密切相关，结合信息结构理论，“一个 NP”的句法限制条件是什么？比如可以说“来了一个客人”但不能说“一个客人来了”（自拟）。“一个”表示不定指或其他指称类别对谓语类型的限制条件是什么？比如可以说“一个桌子有四条腿”但不能说“一个桌子一般都放在客厅”（自拟）。如果仅从文献中找出这些判断标准然后就作为“一个”的使用条件应用到新加坡华语中并不妥当。原因是现有文献中的结论能否全面准确地概括出“一个”在普通话中的用法仍需检验。因此本文将先用普通话语料检验这些条件的解释力并结合对话料的描写和归纳提出新的判断标准。这一步主要采用定性分析。

对于第二个问题，普通话和新加坡华语的不同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本文采用对比的方法，运用上述标准比较两种语言的相同和不同之处。首先根据“一个”表达的语义类别分成数量义和指称义分别比较，“一个”的数量义较为简单且必须出现因此后者是本文的重心所在。对于指称义，进一步根据与限制条件的符合程度本文将主要从三方面讨论口语语料中“一个”的使用情况：a. 强制使用“一个”的语境，既符合“一个”本身作为数量词的使用限制条件（但不一定表示数量义）又符合其表达指称义等其他用法的强制性限制条件，也可以称为充分条件；b. 排斥使用“一个”的语境，无论是句法条件还是语义条件，符合排斥使用“一个”的条件中的任意一项，即必要条件；c. 倾向于使用“一个”的语境，即满足倾向性限制条件中的任意一项同时又符合其本身作为数量词的使用限制条件，称为倾向性条件。在分析新加坡华语语料的同时对相关语言现象作定性分析，根据现象的有无，归纳新加坡华语中“一个”的特殊用法，对于共有现象，结合定量分析，确定二者在数据频率表现上的差异。

在回答过以上两个问题之后，通过数据检验最初的假设是否成立，即新加坡华语中“一个”的用法是否与普通话中的用法有本质上的不同。

2.3 研究内容

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是绪论，介绍研究的背景、问题、数据、方法以及研究现状和意义。第二章是“一个”表示数量义的用法，首先介绍有关数量义的研究现状和内涵，再分别讨论其在普通话和新加坡华语中的用法，充当哪些句法成分，有哪些限制条件。第三章是“一个”表示指称义的用法，先介绍有关指称义的研究现状和内涵，从句法、语义和语用等方面探究限制条件。再分别讨论其在普通话和新加坡华语中的用法，主要包括句法位置、名词搭配以及复杂限制条件三类。第四章是比较与总结，通过比较前两章的统计结果得出最终的结论以验证假设是否正确，最后总结研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3. 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3.1 “一个”在历时层面 (diachronic) 的用法

关于“一个”在历时层面演变的文献主要关注两个主题，一是从文字学角度考据“个”的字源和文字的历史演变，虽然也涉及“一个”的用法但联系较少，不过弄清字源问题为研究“一个”的使用限制条件提供了基础。二是着重分析“一个”的句法演变和语义演变等，主要有吕叔湘（1990）、董秀芳（2003）、董秀芳（2010）等三篇颇具价值的文献。

吕叔湘（1990）全面细致地分析和归纳了“一个”在近代汉语中的用法，系统梳理了唐代至晚清的相关著作，从中找到许多能够真实反映“一个”使用情况的例句。这不仅是关于“一个”在近代汉语中使用情况的最早的文章也是全面分析“一个”用法的最早的文章，是有关“一个”问题研究的奠基之作。吕认为量词“个”是近代汉语中应用最广的个体量词，既可以指人也可以指物，但用于指代用法和做同位语时只能指人。“个”指物的用法汉末已有，而且从指物用法产生开始就既可以用于具体事物也可以用于抽象事物。“个”不仅可以用来修饰名词，还可以修饰非名词，如形容词、动词甚至是短语和句子（间接引语）。随着修饰成分种类的扩展，“个”不仅可以构成定中结构还可以构成动补结构，即充当助词连接补语，此外，“个”还可以用作动量词。在用作个体量词时偶尔出现在数量不为一的情况下，比如“一个 NP”作判断句的谓语而主语是复数，这说明“一个”的数量义特征已经发生弱化。吕也观察到了“一个”表示指称义的用法，但与大多数认为“一个”表示不定指义的观点不同，强调“一个”也可以用于有定名词前，如把字句的宾语通常是有定的但在近代汉语语料中“一个”经常出现在把字句的宾语位置上，再比如“一个”可以用于专名（proper nouns）前，特别是在有字句和把字句两种句式中。吕着重分析了“一个”的省略问题，“一个”常常省略为“个”，条件是不强调数量义、不表示特指（specific reference）、不用于指代用法。“一个”的省略还与句法位置相关，动词后的可以省略而动词前的不能省略。这些条件反映在语音上的条件是数词“一”轻读或“一个”前有其他重音成分。吕发现近代语料中多用“一个”的省略形式“个”但在现代汉语中多用“一个”表达同样的语义。这篇文章例句丰富，观察到了许多有价值的语言现象和问题，但对于问题的解释说服力不强。

董秀芳（2010）、（2003）分别研究了普通话光杆名词（bare nouns）的历时演变和“一个”的省略形式“一”在现代汉语中的用法，其中涉及许多有关“一个”历时演变的内容，是研究“一个”在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中用法的最为全面可靠的文献之一。董（2010）主要关注“一个”的指称义，认为上古汉语主语位置上的光杆名词可以表示不定指（indefiniteness）、定指（definiteness）和类指（generic reference）。有时光杆名词用“有”来引进表示不定指并作为后文的话题被进一步说明，名词指称事物的个体性也得到凸显。现代汉语中多用“有+一量名”结构来表达与“有+光杆名词”相同的语义。例如古代汉语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人曰”，“人”表示不定指，而用“有人曰”或“一人曰”突出了“人”的个体性。唐代以后语料中的语言现象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语位置上的光杆名词不能再

表示不定指，同时汉语的句法结构和指称范畴之间产生了对应关系，即定指成分倾向于出现在动词前，不定指成分倾向于出现在动词后，这一变化使得汉语的“一量名”结构不能再出现在主语位置上而且宾语位置上的不定指也有了明显的形式标记。同样发生在唐代的变化还有宾语位置上的指称形式，古代汉语多用光杆名词来表达不定指，而现代汉语多用“一量名”结构在这一位置上表示不定指，特别是宾语继续作为后文的话题。

董（2003）从语法化角度指出，“一个”在南北朝之后使用比较广泛，最初只能表示数量义，后来可以用在抽象名词前，数量义淡化。“一个”的语法化大约发生在唐代，表现为由于语义虚化可以用在补语成分前和谓词性成分前，同时“一”的语音弱化甚至脱落。“一个”发生语法化的原因是汉语有定范畴和无定范畴的对立不再仅仅依靠语境来判断而转为用更明显的句法位置和标记词来表现。董提出上古汉语的无定成分可以充当主语，但现代汉语用句法位置区分有定和无定。此外，中古末期产生了新的指示代词“这”和“那”，它们逐渐虚化为定指标记，而与“这、那”句法位置相同（名词之前）的数量词“一个”就承担了标记不定指的功能，与前者互补出现。董重点研究了“一个”与其省略形式“一”的区别，北京话中的阳平“一”实际上是“一个”的语法化形式，而且“一”的语法化程度高于“一个”，前者不能表示数量义也不能用于有定成分中还可以搭配不受“个”修饰的名词。董的讨论基本还原出“一个”在古代汉语使用情况的基本面貌，并阐述了其与指称范畴的关系，很有启发性。但有些讨论未免失之偏颇，如“这、那”和“一个”是否是互补关系，现代汉语中常见“这一个、那一个”的用法，此外“一个”是否已经虚化为不定指标记尚待讨论。

3.2 “一个”在共时层面（synchronic）的用法

与研究“一个”在历时层面用法的文献相比，有关其在共时层面用法的文章数量更多，研究视角更多样，研究范围也更宽泛。这里详细阐述一些价值较高影响较大的文献。

大河内案宪（1988）从认知角度说明“一个”具有个体化功能，这一观点是把“一个”当做个体化标记的原型。大河内认为“一个”的个体化功能是表示不定指范畴的前提，也是表示其他指称范畴的前提，因此表示定指的“这、那”要先与量词结合才能表达定指。不被数量词“一个”修饰的名词与形容词性质相似，而“一个 NP”做宾语时主语可以是复数说明“一个”不表示数量。大河内发现“一个”可以用来区分物质名词（mass nouns）和可数名词（countable nouns），即物质名词被一个修饰时表示个体义，因此变成了可数名词，而不用“一个”修饰时突出物质属性，说话人在不指称个体事物时不会使用“一个”。文章还分析了“一个”在具体语境中使用情况，在是字句中“一个”指称具体的人，不使用“一个”只能表示职业或身份。“一个”用在专名前表示具有相同属性的一类事物以及主语位置上的“一个 NP”表示类指范畴等。

操智（2023）认为“个”作为通用量词不是个体标记而是区分标记，因为个体标记指的是“个”对名词的归类作用，但当其作为通用量词后归类功能减弱，不能准确反映名词的特征属性，许多名词可以与其他更合适更准确的量词搭配来归类。区分标记是指“一个”被用来区分所修饰的名词是否可以被计量。例如“文化、经济、政治、军事、和平”

等名词只能被归类不能被计量，因此不能被“个”修饰。操智的观点揭示出了“个”作为通用量词区别于其他量词的本质，但不够严谨，实际上所有量词的使用都是为了使名词可计量，而“个”与其他量词的区别在于不能体现名词的具体特征。上述名词不仅不能被“个”修饰也不能被其他量词修饰。

刘安春（2003）全面地介绍了“一个”在共时层面的用法，特别是区分了倾向于使用“一个”的环境和排斥使用的环境。前者包括有字句、隐现句、双宾语句的直接宾语、“动词+补语出”的宾语并总结了四种语言环境的共性——启后性，即宾语在话语中第一次被提及，作为新信息出现且作为后续篇章的话题继续论述。并用这一结论解释了“一个”修饰专名的语言现象，认为句式限制是主要原因。排斥使用“一个”的环境包括被修饰名词是已知信息、名词表示无指（non-reference）两大类，二者各有限制条件。刘从信息结构的角度讨论“一个”的用法，“一个”用于引入新信息并展开后续讨论。文章还涉及“一个”的类指用法等其他次要问题。

如上文所述，有一些文献从欧化的角度描写和解释“一个”的使用情况，最早见于王力《中国现代语法》（2014: 427-428），该书主要以《红楼梦》作为语料讨论现代汉语中的欧化现象，书中指出“由于西文的影响，现代中国的书报，多数是不知不觉地运用着无定冠词，凡是西文里该用无定冠词的地方，一般人就用‘一个、一种’之类。”“尤其是对于无形之物，更显得欧化语法和中国原有的语法的分别。”贺阳（2008: 97）认为按照汉语原有的习惯，“一量名”结构往往着重指出事物的数量，如果不强调数量只用量名结构或用光杆名词，但在印欧语的影响下现代汉语使用“一量”结构作为名词词类的标记，“这一变化最突出地表现在类属判断句里”。贺统计了《红楼梦》等旧白话作品、现代作品、当代作品、当代翻译作品以及当代口语中光杆名词、量名结构和一量名结构充当是字句宾语的比例，数据表明“一量名”结构在现当代作品中的比例远高于旧白话作品，但在当代口语中比例很低，说明这一结构的广泛使用并非汉语自身的特点。还有一些文献从英汉翻译和语言对比的角度描述“一个”与英语名词结构的对应关系，如徐世华（1996）、张小川（2012a, 2012b）等。

另有一些文献从微观层面讨论了“一个”的用法，如刘丹青（2002）重点分析了“一个”的类指用法，张伯江、李珍明（2002）讨论了“一个”在判断句中的用法，王秀卿、王广成（2008）从谓词的性质角度解释“一个”的指称功能等等。这些文献很好地弥补了“一个”问题研究的不足并提供了许多新的视角。

上述这些文献或从理论层面解释“一个”的用法或从实际应用层面描写“一个”的使用条件，基本体现了“一个”在现代汉语共时层面的使用面貌，对本文颇有启发。但文献中的基本概念尚不统一，因而不同文章中的观点多有龃龉之处，以至于在解释和描写例句时缺乏准确性、系统性，最重要的是没能解决使用“一个 NP”结构的必要性问题，因此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尤为重要。

3.3 研究意义

本文的研究意义首先在于合理解决上文提到的研究问题，即“一个”在新加坡华语中有时是否是一个冗余成分。此外，它在新加坡华语中的表现似乎与普通话有所不同，因此本文的另一个任务是确定它们的差异何在。如果两种语言的表现差异较大，本文还将尝试解释是什么导致了新加坡华语的独特性。可能的原因包括外部语言接触和内部演变。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尽管现有文献对“一个”的使用提出了许多假设，但与普通话的比较仍然是必要的。本文不打算仅根据文献来判断新加坡华语中的现象，原因在于这些文献最初是基于对普通话的研究。与其将这些文献应用于新加坡口语语料库，不如以原始的普通话语料作为参考。其次，两种语料之间的比较更为直观。将文献的结论应用于普通话和华语，然后分别进行量化分析，可能会得到更明显、更令人信服的结果。

本文的另一重要意义来源于对“一个”本身的研究。仅就普通话而言，事实上，学界已经提出了许多有关“一个”使用限制条件的颇有价值的观点，从语法、语义、语用等各方面描写和界定了“一个”的使用情况和规范。这些观点使对“一个”使用情况的解释颇具说服力，也的确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但这些观点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零散地分布于各个文献当中，有些观点重复甚至相互冲突，更重要的是不能完全解释口语中的使用情况，因此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对新加坡华语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基于此，本文旨在解决以上主要问题的同时归纳和进一步细化这些标准，并试图提出新的判断标准使这些问题得到更好的解释。“一个”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作为量词可以表示指称。这在任何语言理论背景下都是一个非常热门且颇具争议的话题，尤其是在语义层面。因此，本文希望通过比较两种语言，对“一个”在不同语义上的用法进行重新梳理和尝试全面概括。

本文的意义还在于其独创性。迄今为止，还没有关于普通话中“一个”用法的全面阐释。大多数文献仅概括了其使用的必要条件，而没有提及和探讨其在实际语言使用当中的冗余性。此外，也没有关于其在新加坡华语中的用法的全面阐释。其次，本文首次系统地比较新加坡语和普通话中“一个”的用法。虽然一些文献提到了两者之间的差异，但仅列举了有限的实例，并未对语料库进行过全面的调查。两者之间的差异无法用统计数据的形式表达，或者说无法量化差异程度，以及是否产生了质的差异。最后，本研究的方法也具有原创性。如前文所述，本文的研究方法为：查阅文献——应用于数据（普通话）——测试并重新概括条件——再次应用于数据（新加坡华语）——比较——得出结论。此外，如果研究结果表明两种语言存在较大差异，那么华语的独特性就可以清晰地呈现出来，为将新加坡华语作为普通话的变体提供证据。最后，本文希望这些问题的解决能够为揭示语言接触与演变这一宏观问题提供一些线索和启发，或许可以通过比较的方式揭示语言接触和演化的具体过程和表现形式，更新现有的理论框架、促进语言教学和课程发展。

第二章 “一个”的数量义用法

1. “一个”表示数量义

“一个”作为数量词短语首先可以表达数量义，Li, Y.-H.A. (1998, 1999) 最早从句法层面发现了数量短语⁴表示纯数量 (pure quantity) 含义的用法，即数目短语可以用于句首，这不同于该结构的指称义句法位置限制。A. li 还区分了具有相同句法位置的定指义和数量义用法并提出了验证该结构是否具有数量义的一些限制条件和语境，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名词短语表示数量义时可以作为对问句“多少”的回答。总之，在强调“量”的语境和语法条件下数量短语倾向于表达数量义。李艳惠&陆丙甫 (2002) 指出“数目短语在句法位置分布上和定指 NP 相似但不能用代词回指，在分布和语义解释上与不定指 NP 不同。在辖域和约束代词等性质方面与数量 (quantity) 表达不同。” Li & Bisang (2012) 同样认为“一个”可以表示数量义，明确指出普通话中的数量名短语有两种主要用法，分别是数词重读时的数量义用法和非重读时的指称义用法。并根据这一语义限制条件区分了数量名短语和量名短语，即普通话在表示数量含义时只能使用数量名结构而不能使用量名结构。文中还指出当数词“一”被重读的时候强调被修饰名词的数量为“一”因此不能省略。王广成 (2013) 则认为任何一个数量短语⁵都兼具指称义和数量义两种固有属性，由数量词 (短语) 修饰的名词短语本身就是量化短语，只是由于语境的不同有时侧重于表达指称义有时侧重于表达数量义，甚至在某些语境下由于缺少明显的语义限制条件难以分清数量义和指称义，本文亦认同这一观点，所谓“一个”表达数量义或指称义实际上只是对数量义或指称义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另一语义的消失。

具体到“一个”表示数量义的限制条件，吕 (1990) 在区分“一个”和“个”时指出“数量意义很强的一字都不能省。这种强义的一字，在冠词和数词有不同形式的语言都是用数词或别的指称词，不用冠词的。”换言之，表示数量义的“一个”在英语里对应的是“one”而不是不定冠词“a”。限制条件共有四个：一是“对多个而言一个，最常见是在否定句内”，经常和否定词“没”“不”等同现；二是表示“唯一或单独”的意义；三是表示“同一、全、满”等意义；四是“虽非强义，但是因为用在平行结构中，有别的数目衬托，数量的意义较显”⁶，即与其他数量词短语共现。

刘安春 (2003) 详细说明了“一个”表示数量义的条件：1. 数词“一”重读且不能省略，如用于否定句或算术语境中；2. 表示“唯一或单独”的意义，通常用作同位语；3. 表示“同一”的意义；4. 表示“全或满”，与量化副词“都、全”等同现；5. 与其他数量短语共现；6. 回指用法，即用“一个”指代前文提到的“两个、三个”中的某一个。王宜广&宫领强

⁴ 李艳惠&陆丙甫 (2002) 把类似于“数+量+名”的结构称为数目表达，把具有数量义的数目表达结构称为数目短语。

⁵ 王广成 (2013) 把类似于“数+量+名”的结构称为无定名词短语。

⁶ 吕 (1990) 把“一个”表示特指义时的“一”也归为数量义，本文没有采纳。

(2022)从论证“一量名”结构中量词是否可以省略的角度提出“一量名”结构表达数量义时“一个”被强调,载有焦点重音,从句法条件来说可以通过数量对照、数量强调、数量问答或数量列举等四种方式来凸显。数量对照即“通过句中其他数量结构来反衬数量特征”,数量强调是“通过具有凸显强焦点重音的焦点词或结构来凸显数量特征”,数量问答即问句询问事物的数量,数量列举是“将一量名结构与数目大于一的数量结构并列”。此外,文中还指出在正式语体如新闻标题或仿古文体中表示数量义的“一量名”结构可以省略量词。⁷综上所述,判断“一个”是否表示数量义有两个基本的条件:一是一般要重读数词来强调数量为“一”,因此不能省略成“个”;二是可以作为对问句“多少”的回答。

2. “一个”的指代用法

这里还要区分“一个”表示指称义的指代用法和表示数量义的指代用法。如例句“鸡翅来一个”,这句话的语境是说话人给听话人夹菜,劝听话人再吃一个鸡翅。“一个”在句中显然指代“鸡翅”⁸,但如何区分“一个”所表达的语义呢?一种情况是说话人强调鸡翅的数量为一,这时要重读“一”;另一种情况是说话人并没有强调数量,只是希望听话人尝一尝鸡翅,但他给说话人夹的鸡翅的数目也的确是一个。可见,即使说话人没有特别强调数量但这句话中数量短语的实指意义仍然较为明显,因此很难判断“一个”的语义。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另外一个例句——“然后那个‘炸眼聚宝盆’来一个吧”。这句话的背景是听话人让说话人选择一道菜并猜出厨师是谁,于是说话人选择了“炸眼聚宝盆”。这里说话人没有任何必要强调菜的数量,只用说出他选择的菜名即可,因此“一个”表示指称义。

总之,用“一个”指代事物时通常省略被修饰的名词,数量短语作主语或宾语成分。普通话只能用数量短语整体来指代事物,因此不能省略“一”或“个”。而前文提到判断“一个”表示数量义的一条重要标准就是数词“一”不能省略,所以当其用于指代时,在形式上表示指称义和数量义的“一个”完全相同。本文根据语义区分“一个”的用法而非句法作用因此仍要区分表示两种不同语义的指代用法。首先,正如王广成(2013)所指出的那样,数量短语兼有数量义和指称义,有时数量义更为凸显有时指称义更为凸显。“一个”用于指代事物时通常具有指称义,被修饰名词由于重复出现等原因被省略,但可以通过上下文补出,虽然在形式上并未出现但语义仍被保留,可见数量短语不仅仅表达数量义。因此可以把指称义当作指代用法的默认语义。当说话人强调数量,即通过重音手段或其他词汇、句法手段说明数量为一时,“一个”的数量义更加凸显,如“两个条件只能满足一个”。当然,还有一些例句的语义并不清晰,很难判断哪种语义更为凸显,只能模糊处理。下面说明“一个”表示数量义的句法条件限制和分布。

⁷ 王宜广&宫领强(2022)还提到了一量名结构中的“一量”不重读时表示数量义的用法,但所举的例子似乎都是一量名结构的指称用法,因此本文没有采纳。

⁸ 也可以说这句话本来的语序是“来一个鸡翅”,说话人为了达到某种语用目的把宾语放在话题的位置上。

3.“一个”表示数量义在普通话中的分布

结合上述条件，根据整理后的语料，“一个”在句中表示数量义的共有 62 句⁹，占全部例句的 20.26%，其中“个”充当名量词的共有 54 句，占全部例句的 17.65%；充当动量词的共有 8 句，占 2.61%，说明表示数量义时其主要用作名量词，这也是“个”的主要用法。下面具体说明表示数量义的限制条件和分布情况。

根据“一个”表达的语义的不同可以把量词“个”分为名量词和动量词两类，名量词一般用来修饰名词性成分，计量事物的数量，数量短语所表达的就是被修饰名词的数量。而动量词用来计量动作，通常不修饰任何成分，只是作为宾语放在动词或形容词之后，语义上不指涉任何事物只和动作本身相关。根据以上统计结果，量词“个”主要用作名量词，有时用作动量词。本文把动量词用法也看做“一个”的数量义用法，因为“一个”不具有指称性，不指称任何事物，而且表示动作行为的次数，往往是实指，因此表示指称义的“个”只能是名量词。

3.1 名量词的句法成分及限制条件

“一个”作为名量词表示数量义可以在句中充当的语法成分包括宾语、定语、状语，既可以出现在谓语动词前也可以出现在谓语动词后，见表 1：

	宾语	定语			状语	总数	谓语前	谓语后	无谓语动词
		前	后	无					
谓语前	后	前	后	无	前	/	/	/	/
频率	1	21	21	7	4	54	25	22	7
共计	1	49			4	54	25	22	7
比例	1.85%	90.74%			7.41%	100%	46.30%	40.74%	12.96%

表 1 普通话中“一个”表示数量义的句法成分分布

可见，“一个”作为名量词在表示数量义时主要充当定语，这也是数量短语的主要语法功能，其次可以充当状语和宾语。“一个”构成的名词短语既可以出现在谓语动词前也可以出现在谓语动词后，二者的比例不相上下。其中作宾语时只出现在谓语后，作状语时只出现在谓语前，作定语时前后频率相同。

下面分别讨论宾语、状语和定语位置上“一个”表示数量义的限制条件。

3.1.1. 宾语

⁹ 另有 3 句的语义无法确定，既可以表示数量也可以表示指称，暂时不纳入统计结果。

“一个”充当宾语时是对上文某一名词的指代，即以数量指代事物本身，或者说是名词短语省略中心语的结果，但强调数量为“一”，确定语义的方法与定语位置上的“一个”大致相同，如：

- (1) 两个条件只能满足一个。

3.1.2 状语

“一个”作状语实际上是量词或数量短语重叠（一个个或一个一个）作状语，强调数量，如：

- (2) 她的东西都是一个个包好的。
(3) 一个一个这样删。

3.1.3 定语

“一个”作定语是其主要用法，作宾语时的数量义同样通过下列条件来判断，因此可以说下列条件是其表示数量义的主要判断方法。

a.与“第”共现表示序数，如：

- (4) 先说说第一个丈母娘的情况。

b.与最后、只、就、每等形容词和副词共现强调数量为一，如：

- (5) 最后一个问题。
(6) 我家就我一个孩子。

c.与时间单位月、小时等共现强调数量为一，如：

- (7) 我可以忍一个月然后一个月之后会定期删一次。

d.与上下文中其他数量短语并列或对照，如：

- (8) 你一个名字给两个人用是吗？
(9) 这是一个含义，第二个含义呢……

e.与否定词共现，如：

- (10) 你不是一个人战斗。

f.“一个”充当同位语，强调被修饰人称的数量，表示单独义，如：

- (11) 每次聚餐我都会让朋友休息，自己一个人做饭看着他们吃，我就觉得特别幸福。

(12) 那你一个人怎么吃饭就怎么吃火锅呗。

g. 缺乏以上的词汇共现条件，只能通过语境推断数量义，如表示“同一”“单独”等语义：

(13) 一个人怎么吃火锅？

(14) 那你希望接下来感情你更希望是说还是异地恋还是说呢希望在一个城市？

(15) 安老师已经出炉了一个菜了。

例 1 默认火锅是很多人一起吃的并把它作为说话人和听话人的共同背景信息，因此“一个”在这里强调数量义。

上述 7 种条件的分布比例见表 2：

条件	序数词	形容词/副词	时间单位	数量短语共现	否定词	同位语	语境	总数
频率	12	8	5	8	2	3	11	49
比例	24.49%	16.33%	10.20%	16.33%	4.08%	6.12%	22.45%	100%

表 2 普通话中“一个”充当定语与不同条件的共现

由此可见，“一个”作定语表示数量义时约有 80% 的例句可以通过词汇共现确定，另外 1/5 需要结合语境推断。

3.2 动量词的句法成分及限制条件

“一个”作为动量词可以充当的语法成分包括准宾语和定语，主要功能是充当准宾语¹⁰。作宾语时用在动词后，不修饰任何名词成分，也不指代任何事物，只表示动作行为的次数，“个”可以替换成“下”，如：

(16) 我们拥抱一个吧。

(17) 你要不要来试一个？

作定语时主要用于离合词中，如：

(18) 就像泡了一个澡，涮了一下。

¹⁰ 准宾语和真宾语的区别就是准宾语不指称事物，只表示数量。

类似的结构还有“帮一个忙”“睡一个好觉”等，“一个”并不指称其后的成分，只是用来说明动作行为发生的次数，“个”可以替换成“次”。动量词用法的限制条件较少，主要根据“一个”的句法位置来判断，“一个”作准宾语且根据上下文无法补出被修饰成分或用于离合词的就是可以视为动量用法。

3.3 小结

综上所述，“一个”在普通话中主要作定语，还可以作宾语（包括准宾语）和状语。作宾语、状语和定语的大部分情况下有固定的词汇和句法限制条件，可以推断出数量义。只有 17.74%的例句需要结合语境判断“一个”的语义，且只适用于“一个”作定语的时候。“一个”在普通话中的数量用法如表 3 所示¹¹：

分类	名量词			动量词		总数	
	宾语	定语	状语	准宾语	定语		
频率	1	49	4	7	1	62	
比例	1.61%	79.04%	6.45%	11.29%	1.61%	100%	
限制条件	词汇句法	语境	词汇句法	句法	句法	词汇	/
比例	1.61%	17.74%	61.30%	6.45%	11.29%	1.61%	100%
成分	宾语		定语	状语			
共计比例	12.90%		79.04%	6.45%			

表 3 “一个”在普通话中的数量义用法

4.“一个”表示数量义在新加坡华语中的分布

据统计，“一个”在句中表示数量义的共有 111 句¹²，占全部例句总数的 22.20%，其中“个”充当名量词的共有 110 句，占全部例句的 22.00%；充当动量词的只有 1 句，占 0.20%，说明在新加坡华语中“个”表示数量义时仍然主要用作名量词。下面具体说明数量义的分布情况并根据从普通话中总结出的限制条件说明新加坡华语的情况。

¹¹ “一个”表示数量义的例句总数为 62。

¹² 还有 6 例的语义无法确定，既可以表示数量义也可以表示指称义，不纳入统计结果。

4.1 名量词的句法成分及限制条件

“一个”作为名量词表示数量义可以在句中充当的句法成分包括宾语、定语、状语和主语，既可以出现在谓语动词前也可以出现在谓语动词后，见表 4¹³：

	宾语	定语			状语	主语	总数	谓语前	谓语后	无谓语动词
	后	前	后	无	前	前		/	/	
频率	12	20	54	6	7	6	105	34	67	9
共计	12	80			7	6	105	34	67	9
比例	10.91%	72.73%			6.36%	5.45%	95.45%	30.91%	60.91%	8.18%

表 4 新加坡华语中“一个”表示数量义的句法成分分布

根据上表，“一个”作为名量词表示数量义时主要充当定语，符合数量短语的主要句法功能，其次可以充当宾语、状语和主语。“一个”构成的名词短语既可以出现在谓语动词前，也可以出现在谓语动词后，但谓语后的比例显然更高。主要是因为充当定语时“一个”出现在谓语后的频率比谓语前的频率高得多。下面分别说明宾语、状语、定语和主语位置上“一个”表示数量义的情况。

4.1.1 宾语

“一个”充当宾语的情况及限制条件和普通话中大致相同，这里不再赘述，如：

- (1) 刚才看到一个，现在变两个。
- (2) 她敢讲我们要求多，刚刚只是提了一个，她们前面就说了多少要求
- (3) 如果你们再贴多一个之后，等一下再来给你们。

4.1.2 状语

¹³ 表示数量义的名量词例句总数为 110，其中可以确定语义但无法确定句法成分的共有 5 句，占 4.55%，未出现在表中，如下：

(1) 我是第一个到的吗？(2) 首先第一个，男人最受不了女人的事……(3) 第一个到的人可以选择我们两个其中一个人。(4) 两个，你看你后面！一个，这边一个。

与普通话的限制条件完全相同，如：

(4) 上了颜色的相框正一个一个钉上墙壁。

(5) 15 分钟之后，我们才一个一个送去那个产妇的房间。

4.1.3 定语

普通话中的限制条件共有 7 类，分别是作序数词、与形容词或副词共现、与时间单位共现、与数量短语共现、与否定词共现、作同位语成分和语境义。下面先根据这 7 种条件分别举例。

a. 与“第”共现表示序数，如：

(6) 好那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

b. 与形容词或副词共现强调数量为一，如：

(7) 又一个作品完成！

(8) 我只有一个大头贴，我怎么贴人家？

(9) 剩最后一个。

(10) 你把全部的‘277’九件归纳在一起，就属于同一个顾客。

(11) 她会把她每一个字拿出来就是审视放大然后重新改过她写的东西。

c. 与时间单位共现强调数量为一，如：

(12) 经过一个小时十五分的航程，先锋们雄心万丈，抵达民丹岛。

d. 与上下文中其他数量短语并列或对照，如：

(13) 为什么你一个屁股要坐两个椅子叻？

(14) 挑战成功者可获得一个大头贴，以及一个提示，四个恐怖箱。

e. 与否定词共现，如：

(15) 其实他也是利用了白天工作的时间去搞外遇而且搞得外遇的这个不只是一个对象。

f. “一个”充当同位语，表示单独义，如：

(16) 等一下，她叫我一个人推。

(17) 我一个人是做不到的喔。

g.通过语境判断数量义，如：

(18) 陈大师可真是忙忙忙，一个人身兼多职。

(19) 把鱼种全部累计在一个地方。

(20) 所以你看啦，有一个办事能力高的就够了了，对不对？

除此之外，新加坡华语中还有一种常见的用来表示数量义的手段，即通过动补结构“V+多”来强调数量。虽然有时仍然要结合语境来判断，但华语的特殊之处在于作为动补结构“V+多”的宾语，“一个”中的数词“一”不能省略，否则语义会完全不同，如：

(21a) 我们这边画了一个圈以后，再靠进去画**多一个圈**，然后再靠近这样画。

(21b) 我们这边画了一个圈以后，再靠进去**多画一个圈**，然后再靠近这样画。

(21c) 我们这边画了一个圈以后，再靠进去画**多个圈**，然后再靠近这样画。

(21d) 我们这边画了一个圈以后，再靠进去**多画个圈**，然后再靠近这样画。

(21a) 是新加坡华语的说法，而同样的语义在普通话中可以用 (21b) 来表示，即华语的动补结构在普通话中一般用状中结构来表示。然而不同的结构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华语不能省略数词“一”，如 (21c) 所示，省略后就变成了“画多个圈”，表示圈的数量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因此能否省略数词“一”在华语中不仅是是否强调数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是否会完全改变语义的问题。与之形成对比的是 (21d)，普通话即使省略数词也不会改变数目的多少，可能只是由强调数量义变成强调指称义。进一步说，普通话中的状中结构“多+VP”本身并没有强调数量义，“一个”的语义由重音或语境决定；但在华语中，由于结构的限制，无论是否强调数量义都不能省略数词，否则语义就会完全不同。由于尚不清楚华语中的动补结构“V+多”能否强调指称义且根据前文“一个”表示数量义不能省略成“个”，本文暂时把这种结构作为华语中判断“一个”表示数量义的第 8 个条件，即 h.与动补结构“V+多”共现。

上述 8 种条件的分布比例如表 5 所示：

条件	序数词	形容词 /副词	时间单 位	数量短 语共现	否定词	同位语	语境	V+多	共计
频率	6	14	15	18	1	8	15	3	80
比例	7.5%	17.5%	18.75%	22.5%	1.25%	10%	18.75%	3.75%	100%

表 5 新加坡华语中“一个”充当定语与不同条件的共现

由此可知，“一个”作定语表示数量义时有超过 80%的例句可以通过词汇句法手段确定，另外 20%需要结合语境判断。

4.1.4 主语¹⁴

“一个”作主语时的情况与宾语类似，也属于指代用法，同样都是以数量指代事物本身，也可以说是名词短语省略中心语的结果。做主语时同样有时凸显指称义，有时凸显数量义，本文只统计强调数量义的结果。确定语义的方法与定语位置上的“一个”大致相同，如：

(22) 第一个是什么啊？

(23) 小的这个一个够了。

由于“一个”做主语和宾语可以看作省略定语中心语的结果，被修饰成分仍然能够补出，所以实际上确定数量义的方法与“一个”作定语成分时大致相同，其中与时间单位共现和充当同位语只适用于定语成分，见表 6：

	序数词	形容词/副词	时间单位	数量短语共现	否定词	同位语	语境	V+多	总数
主语	2	1	0	1	0	0	2	0	6
宾语	1	3	0	5	0	0	2	1	12
定语	6	14	15	18	1	8	15	3	80
共计	9	18	15	24	1	8	19	4	98
比例	9.18%	18.37%	15.31%	24.49%	1.02%	8.16%	19.39%	4.08%	100%

表 6 新加坡华语中“一个”充当不同成分与各种条件的共现

4.2 动量词的句法成分及限制条件

“一个”作为动量词在新加坡华语中只出现了一次，如下：

(24) 你们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

在这句话中“一个”充当定语，用于离合词“帮忙”，表示“帮一次忙”。

¹⁴ 虽然在本文统计的数据中，“一个”在普通话口语语料里没有充当主语的情况，但这并不代表普通话里没有这种用法，实际上做主语的情况也很常见，如“这样的人，一辈子，一个就够了。”（BCC 语料库）

4.3 小结

综上所述，“一个”在新加坡华语中同样主要作定语，还可以作宾语、主语和状语。作宾语、状语、主语和定语的大部分情况下（82.88%）都有固定的词汇和句法限制条件，可以推断出数量义，且大部分条件与普通话相同，只有一条普通话所没有的句法条件，即动补结构“V+多”。只有 17.12%的情况需要结合语境来判断“一个”的语义，包括其作主语、宾语和定语三种成分的时候。“一个”在新加坡华语中的数量用法如表 7 所示，“一个”表示数量义的例句总数为 111，包括 5 个句法成分不明的例句，占 4.50%：

分类	名量词						动量词	总数	
	宾语		主语		状语	定语			
成分	宾语		主语		状语	定语		/	
频率	12		6		7	80		106	
比例	10.81%		5.41%		6.31%	72.07%		95.50%	
合计	10.81%		5.41%		6.31%	72.9%		95.50%	
限制条件	语境	词汇 句法	语境	词汇 句法	句法	语境	词汇 句法	词汇	/
比例	1.80%	9.01%	1.80%	3.60%	6.31%	13.52%	58.56%	0.90%	100%

表 7 “一个”表示数量义在新加坡华语中的用法

第三章 “一个”的指称义用法

1. “一个”的指称性质

“一个”作为数量短语主要表示不定指，由于数词“一”的特殊性和量词“个”的广泛性，“一个”常被用来和英语中的不定冠词“a”比较，学界也普遍认为普通话的“一个”正在逐渐发生语法化并承担了类似于不定冠词的功能。（Li & Thompson 1981，董秀芳 2003，罗天华&邓舒文 2022 等）要说明“一个”的指称性质首先要澄清一些概念。Lyons, J. (1997) 在从语义学的角度区分了不同的指称概念，分类如下：1. 单指 (Singular expression) 和类指 (General expression)，分别指个体 (individuals) 和类别 (classes)。2. 定指 (definite) 和不定指 (indefinite)，是单指和类指的下位概念，分别指特定的个体或类别和非特定的个体或类别。3. 非指称有定名词短语 (non-referring definite noun-phrase)，有定名词短语充当谓语，起到对主语的陈述功能，不具有指称性质。¹⁵4. 分布类指 (distributive general reference) 和集合类指 (collective general reference)，前者谓语的属性分别属于集合中的每个个体，后者属于整体。5. 非定指短语 (non-definite phrase) 和不定指短语 (indefinite phrase)，前者包括后者，范围更广。不定指短语要么是不定代词，要么是不定冠词+名词短语。6. 特指不定指 (specific indefinite reference) 和非特指不定指 (non-specific indefinite reference)，不定指的下位概念。主要通过预设 (presupposition) 区分二者，特指不定指预设了符合谓语描述的对象的存在。7. 类指 (generic reference) 和通指 (general reference)，区别在于类指是恒常性的，与时体无关；通指可以限定在某一时间框架下。¹⁶

较早把指称概念引入现代汉语研究的是陈平 (1987)，他区分了四组概念：有指 (referential) 和无指 (nonreferential)、定指 (identifiable) 和不定指 (nonidentifiable)、实指 (specific) 和虚指 (nonspecific)、通指 (generic) 和单指 (individual)。定指和不定指是基于听话人的角度，如果说话人认为听话人可以识别出特定的指称对象就会使用定指成分，反之使用不定指成分。实指和虚指是基于说话人的角度，当说话人心有所指，只想指称某一特定事物时，就是实指，反之则是虚指（类似于泛指）。至于有指和无指，如果一个名词能够对应现实中的某个实体，那么它就是有指的。如果它仅存在于概念层面，那么它就是无指成分。有指和无指¹⁷可以通过能否被回指来区别。定指和不定指是有指的下位概念。通指和单指的区别是前者指的是一类事物，后者指的是某个单独的个体。陈平还将汉语中的7类名词性成分与以上4组概念分别对应，其中与“一个NP”相关的有：（1）充当表语成分表示无指；（2）在

¹⁵ 但 Lyons 也指出，如果有定名词短语和主语可以颠倒顺序并且不能省略定冠词“the”的话，这个名词短语就是有指的。

¹⁶ 部分内容转引自殷娜 (2023)。

¹⁷ 为了方便讨论，“指称义”也包括非数量义无指义。

比较结构中用于“有、像、如”等词后表示无指；(3) 通常表示不定指；(4) 用在表示未然、条件、疑问、否定等意义的句子中表示虚指；(5) 通常表示单指。

Lyons, C. (1999) 重新定义了定指和不定指的语义，并成为关于指称的经典定义。他认为有定和无定与可识别性 (identifiability) 相关，定冠词的使用暗示听话人可以识别指称对象，或者说说话人认为听话人可以通过联想或其他方式识别所指对象。相反，如果说话人认为听话人无法识别指称对象，尤其是所指对象是第一次被提及的情况下就会使用不定冠词，即使它具有唯一性 (uniqueness)。书中还指出有些 (不) 定指义并非来源于所指对象本身，而是由句子或语境带来的，称为“(不) 定指效应 ((in)definiteness effects)”。关于类指，Lyons 分为两类，一种是把整个类看作一个抽象的个体，通常与种类谓词 (class predicates) 搭配，谓词应用于类的整体；另一种把整个类看作由个体成员组成的集合，概括是关于集合中的每个成员的，谓词应用于每个个体。

白鸽 (2013) 讨论了“一量名”结构兼表定指和类指的现象，认为“一个”除了表示不定指外还可以表示类指和定指，“一个”表示定指的语义主要来源于语篇，可以替换为定指形式而不改变语义，与回指性定指成分类似，但其实是做同位语省略了前面的代词或专名，定指义来源于代词或专名。同时，作为同位语成分的“一个 NP”省略先行词又用于表达说话人主观判断或态度意向的语境时与表示类指的“一个 NP”出现的典型语境重合，句法位置也重合，因此就具有了类指义。但文中也指出“一个”兼表定指与类指的现象在句法层面只是一种巧合，并且“一个”本身不表示定指义。刘丹青 (2002) 详细讨论了“一个 NP”的类指用法，首先类指具有非个体性，突出内涵而抑制外延，通常和属性谓语 (individual level) 搭配。“一个”表示类指是以个体转喻类，篇章中可以将其作为个体来回指。此外，“一个”表示类指相对于光杆名词来说限制较多，一般不能指称生命度低的事物，要借助语气词“么”等突出话题功能，也不能用于特征概括类指句 (charactering statements)。

王秀卿，王广成 (2008) 指出，类指包括特征概括类指句和种类指称类指句，前者是对集合中个体事物所具有的某种性质的概括，后者涉及整体意义上的集合或集合的代表性范例，后者似乎是更典型的类指范畴。特征概括类隐含了一个类指算子，而“一个 NP”之所以可以以无定形式表示类指义就是因为受到了类指算子的约束，因此无定形式不能出现在没有类指算子的种类指称类指句中。此外，类指义与谓词的性质密切相关，Carlson(1977)提出了恒常性谓词和瞬时性谓词概念，并根据这两类谓词判断主语是否表示类指。与瞬时性谓词 (stage-level) 搭配的名词短语倾向于作有定或无定解释，而与恒常性谓词搭配的名词短语倾向于作类指解释。王广成 (2013) 指出，这两种谓词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区分：Milsark (1974) 发现瞬时性谓词可以用于 there-be 句型而恒常性谓词则否；Carlson (1977) 提出瞬时性的可以用于感知报道 (perception report)，而恒常性的不可以；Kratzer (1995) 进一步发现瞬时性的可以受时间、频率副词的修饰，后者同样不可以。总之，“一个”表示类指义时通常与恒常性谓词搭配，与瞬时性谓词搭配则倾向于表示不定指义。

综上,“一个 NP”主要表示不定指义,其次可以表示类指义,但类指义来源于类指算子;有时表示定指,但定指义来源于语境。可见,“一个 NP”自身表示不定指,后两种指称义受限较多,是在改变句法位置、谓语性质、名词性质等条件的基础上产生的。

2. 与“一个”表示指称义相关的限制条件

第1节论述了与“一个”表示数量义相关的限制条件,下面讨论与指称义相关的限制条件。这里的限制条件不是用来判断“一个”表示哪种指称义或是否表示指称义的条件,而是说在哪些条件下表示指称义的“一个”出现频率更高,或者说更有必要,如何判断其表示哪种指称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第三章第一节足可以作为判断标准。但更重要的是,即使我们已经知道“一个”表达的指称类别却仍然无法判断其是否有必要出现,因为汉语的指称标记不具有强制性(与英语不同),说话人不必非要指明某一对象是定指的、不定指的还是类指的,因此本文要说明的是在哪些条件下“一个”的出现具有强制性或倾向性。前面判断“一个”表示数量义时的限制条件可能具有误导性,这里一并澄清。“一个”表示数量义时,它的出现本身就具有强制性,因此找到判断其表示数量义用法的限制条件实际上也是找到其必须出现的条件,即充分必要条件,简言之,只有满足这些条件“一个”才表示数量义,只有它表示数量义才有必要出现。还要说明的是,数量义的“一个”并非与下文讨论的限制条件互相排斥,比如也应满足与名词的搭配限制,但是在其他方面较为自由,因此不加赘述。

2.1 句法条件

2.1.1 句法位置

上文提到,以“一个 NP”为代表的数量短语通常表示不定指,而普通话的句法位置对指称成分具有强烈的约束性,一般而言,主语¹⁸位置只能使用有定成分,无定成分则倾向于出现在宾语位置上。这两组条件并不是对等的,因为有定成分不仅可以做主语还可以做宾语,但无定成分一般不能做主语。这一句法限制条件由来已久,最早大概来源于 Chao (1968: 37),“有一种强烈的趋势,主语所指的事物是有定的,宾语所指的事物是无定的。”Chao 还指出,“人们不太愿意在句子起头用‘一个’”,通常要在数量短语前加“有”。类似的说法还见于 Li & Thompson (1981: 20),书中指出动词前的位置倾向于表达定指,因此无论是话题、主语还是宾语,只要是已知信息都可以出现在动词前,而表示不定指的主语和宾语倾向于出现在动词后。随后不断有学者针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Lee 1986, Tsai 1996, Xu 1995 1996, Li, Y.-H 1998, 陆&潘 2009, 王秀卿&王广成 2014, 周韧 2020),其中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如范继淹(1985)最早发现无定名词短语也可以做主语,但学界也普遍认为无定名词短语做主语需要满足

¹⁸更准确地说,主语位置其实是话题位置,普通话的句子可以没有主语,但不能没有话题,动词前的也可以是宾语,汉语实际上是话题凸显(topic-prominent)的语言(见 Lapolla 1995, Li & Thompson 1981)。因此后文在把这一句法条件作为参数时不使用主语、宾语,只讨论谓语动词前、谓语动词后。

一些特定条件，不是自由的，如表示数量义和类指义、需要复杂的修饰语、通常用于新闻故事等特殊语体、用于简单判断句等。因此，表示不定指义的数量短语一般不出现在谓语动词前几乎已经成为定论。

“一个”除了表示不定指还可以表示类指，这里暂且不区分类指义究竟是来自于“一个”自身还是类指算子（或量化算子之类），总之它的典型句法位置是在谓语之前，可以做主语或话题，也可以做话题成分的定义，通常出现在句首。宾语位置上的“一个”由于受到 VP 的限制，通常作存在量化解释，很难和不定指义区分开，但似乎也可以充当宾语，只是这并非类指义的典型句法位置。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在表判断的“是字句”中的用法，口语中常见“是一个 NP”的说法，但“一个 NP”究竟表达什么样的指称意义却是一个棘手的难题。有些学者认为“是”在判断句中作为系词（copular）使用，不指派论元角色，位于其后的“一个 NP”是谓词性的（predicative），用于描述主语的性质特征，不指称任何实体，因此是无指成分（Lyons, J. 1997, 陈平 1987, 张伯江&李珍明 2002, 李晓奇 2015）。也有学者认为“是”是一个动词，“一个 NP”是这个动词的论元，是有指的（Hopper &Thompson 1984¹⁹, 张伯江 1997, 黄正德 1988），但在有指范畴内也存在一些分歧。由于是字句可以表示归类，即主语属于宾语所指称的类别，因此“一个 NP”常被被当做类指成分。但另一种观点认为从形式上来说，“一个 NP”因为受到数量短语的修饰表示不定指义，尤其是特指不定指义，可以作为后文继续谈论的话题；反对意见则认为使用“一个 NP”这种表现形式并不是为了使光杆名词个体化而是为了表达某种主观情感。基于上述观点，本文暂时不把系表结构中的表语位置当做“一个”表示类指义出现的典型位置，也不认为是字句会对“一个”的使用造成任何句法限制（还包括成为、像、当等表示职业和身份的系表结构）。

最后，“一个”在语篇中具有定指义，可以出现在谓语前也可以出现在谓语后。

2.1.2 句法结构

除了句法位置的限制以外，还有一些句法结构也会对“一个”的使用产生限制。有些倾向于使用数量短语²⁰，有些则具有强制性。根据刘安春（2003），陆俭明（2005），倾向于使用“一个”的句法结构共有 5 类，列举如下：

a. 存现句（presentative sentence）

存现句是汉语中的一种特殊结构，包括存在句和隐现句，前者表示事物存在于或位于什么地方，常用动词“有、躺、坐”等引介名词短语；后者表示事物动态的位置变化，常用表示出现或消失的动词，如“走、来、出、少、多”等，或是由这些动词构成的动补结构，如“走来、进来、出去”等。存现句的结构特点是名词短语由动词引介，且句

¹⁹ 转引自张伯江（1997）。

²⁰ 下文凡是提到数量短语的地方都包括“一个”。

首通常为表示空间的名词短语²¹，可以表示为：NP（空间/locus）+VP+NP（事物），如：

- (1) 门口坐着两个人。（自拟）
- (2) 家里进了一只蚊子。（自拟）
- (3) 书架上少了几本书。（自拟）

这3个例句的语义分别是存在、出现和消失。

存现句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把一个新的言语对象引入篇章当中，新的对象作为新信息往往是不定指成分，因此存现动词引介的常常是数量短语。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数量短语才能被引介，有时其他名词短语也可以出现在 NP（事物）的位置上，如：

- (4a) 她的脸上失去了往日的神采。
- (5a) 家里来客人了。

而且这两个句子不能被数量短语替换，如：

- (4b) *她的脸上失去了一个往日的神采。
- (5b) *家里来一个客人了。

陆俭明（2005）指出，在隐现句中，如果动词引介的是施事成分那么必须使用数量短语，否则句子就是“粘着的”。²²黄正德（1987），古川裕（1997）分别从形式语法和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了隐现句动词后 NP 的无定倾向，并且都认为如果隐现句不使用数量短语，其独立性将大大减弱，句子读起来不自然。通过观察例句（1）-（3）可以发现，句中的存现动词都是以“V 了/V 着”的形式出现的，许多学者在列举存现句例句时也都采用这类动词形式。事实上，存在句中的 VP 可以是“V 着/V 了/V 过”形式，而隐现句中的 VP 以“V 了”形式为主，原因是“隐现句表示事物在空间中的变化，传递的信息属于一种新情况的出现，因而很自然地，句中 VP 以附着表变化义的时态助词‘了’为主”（沈阳&郭锐 2013）。而上述学者所谓的“粘着性”也都是在默认隐现句通常使用“V 了”形式的前提下得出的，后文将说明“V 了”或动补结构本身就是使用“一个”的充分条件，因此在隐现句中有两种条件往往是重合的，一是隐现句结构本身，二是动词形式，而在限制使用“一个”的过程中起根本作用的究竟是哪一种条件目前尚不明确，以往的学者似乎大都忽略了这一问题。为方便讨论，本文暂时把用于存现句的“V 了”结构和动补结构都

²¹ 刘安春（2003）认为有时空间短语也可以由时间短语所替代。Li & Thompson（1981）认为由动词“有”引介的存现句也可以把空间短语放在句尾，如“有一个人在外面叫门”。

²² “粘着的”意为在句法上不自由，不能独立成句，后面还要加上其他成分。陆举的例子如“岩洞里飞出四只蝙蝠”，如果变成“岩洞里飞出蝙蝠”就显得不自然了，但如果换成“岩洞里飞出蝙蝠预示着将有大事发生”（自拟）就变得可以接受了。

归入存现句这一更大句法结构条件之下，即凡是在存现句中出现的“一个”都计入这一条件下的统计数量，在非存现句中使用上述动词结构的计入“V了”或动补结构这一条件下的统计数量。至于没有使用数量短语的例句（4a）和（5a），或许可以从语用目的、名词语义类型或动词结构的角度来解释，本文举出例外只是为了说明存现句只是倾向于使用“一个”的限制条件，二者没有必然关系。后文还将说明如果被引介的对象成为后续谈论的话题，那么使用数量短语就具有强制性了。

b. 双宾结构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

双宾语结构从形式上来说是一个谓语动词带两个宾语的结构，可以表示为“V+N1+N2”。距离动词较近的是间接宾语，较远的是直接宾语，间接宾语一般指人，即[+有生]，直接宾语一般指物，即[-无生]。关于汉语的双宾结构（或双及物结构）历来讨论颇多，邢福义（2006）指出，从黎锦熙到陆俭明，汉语双宾结构的范围逐渐扩大，从仅限于表示“给予”义的动词到表示“取得”义的动词再到表示其他语义的动词。马庆株（1983），张伯江（1999），黄正德（2008）等都对双宾结构进行了分类，虽然具体类别各不相同，但普遍认同双宾结构至少包括给予类和取得类两种。²³根据宾语的性质，狭义的双宾结构只包括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都是真宾语的结构，广义的双宾结构的宾语既可以是真宾语，也可以是准宾语。《现代汉语》（沈阳，郭锐 2014）对真宾语和准宾语的定义是：真宾语“语义上指称实在的对象，动词与其搭配是自由的”；准宾语正好相反，包括虚指宾语、数量宾语、特殊宾语（与动词不构成动宾关系的名词性成分，如工具、地点、施事等）。从这一角度来说，给予类结构通常与真宾语搭配，更符合双宾结构的定义，张伯江（1999）也认为“给予”义是双宾结构的基本语义。朴珍玉（2017, 2018）发现“给予”义双宾结构在句法表现上更为自由，动词可以分别与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构成动宾关系，而非给予义结构中构式义和动词的论元结构并不匹配，动词和间接宾语并不构成直接关系。因此朴把双宾结构分成典型结构和非典型结构，前者主要表示给予义，后者是非给予义（包括取得义及其他语义）。由于非给予义结构并非双宾结构的原型范畴，在句法表现上受限较多，其直接宾语一般要以数量短语的形式出现才能使句子更加自然，如“张三拿了李四十块钱”和“张三拿了李四钱”，后者似乎不如前者的接受度高。朴（2017）还指出“越是非典型性双宾结构对数量成分的依赖度越高”，如直接宾语是结果宾语的“跑了我一身汗”，不能换成“跑了我汗”。陆俭明（2005）也认为直接宾语是结果宾语，间接宾语是虚指成分和处所成分时必须使用数量短语。

至于典型的双宾语结构——给予义双宾结构，同样倾向于使用数量短语作为直接宾语，刘丹青（2001）发现表示无定的名词短语放在直接宾语的位置上更加自然，而间接宾语位置由有定成分占据更加自然，如“老师送了这位同学一本书”，一般不说“老师送了一位同学一本书”或“老师送了一位同学这本书”。古川裕（1997）发现直接宾语一般采用数量名形式，而且排斥有定成分。特别是间接宾语是非人称代词的情况，如

²³ 转引自朴珍玉&董瀚宇（2024）。

果直接宾语不是数量短语，句子的自由度就会降低。双宾结构之所以对数量短语构成句法限制主要是因为受到信息结构的影响。间接宾语的话题性通常高于直接宾语，语序又通常遵循由已知信息到未知信息的原则，因此距离动词较远的直接宾语通常是不定的。还有一些学者（见徐烈炯&刘丹青 1998）认为双宾结构的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之间是主谓关系，数量短语比光杆名词充当谓语的能力更强因此通常不能省略数量结构。综上，双宾结构倾向于与“一个”共现。

c. “状态词+数+量+名”结构

这一句法结构要求状态词修饰名词时要么带“的”要么带数量短语，如“好好[一个/的]家”。陆俭明（2005）指出，状态词“不能直接作名词的定语，一定得带上‘的’，但名词前加上数量词就可以不带‘的’”，说明只有数量短语才能受状态词直接修饰。此外，一些“程度副词+形容词”短语的语法性质和状态词类似，也需要满足上述条件，如“很大一间屋子”。古川裕（1996）通过对比两种不同语序下状态词修饰数量名短语的情况，发现状态词修饰数量名短语时可以不带“的”，并借用朱德熙的观点指出此时状态词的句法成分是状语而不是定语。沈家煊（1995）认为状态形容词作定语时如果中间不带“的”就一定要带数量词，并用“有界—无界”理论做出了合理解释，形容词的有界和无界跟名词的有界和无界具有平行性，即状态词的性质是有界的，光杆名词是无界的，有界的状态词修饰无界的名词时需要借助助词“的”，但数量名短语是有界的，所以可以直接被状态词修饰。陆丙甫（2003）从“的”的功能角度出发，指出“的”的基本功能是描写性，与描写性形容词搭配更加和谐。此外，越靠近中心语的定语描写性越强，反之区别性越强，虽然状态词属于描写性形容词但它修饰数量名短语时远离中心语，区别性增强，与“的”无法兼容，因而常常省略“的”。李占炳 & 范倩倩（2019）认为非谓形容词、状态形容词和部分性质形容词都可以进入“adj.+一个+n”这一结构，且前置于数量短语的形容词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基于完权的入场理论，“的”用于描写入场，数量词用于量化入场，因为该结构的主要目的是传达主观信息而非客观描述所以不需要作为入场标记的“的”。上述这些理论充分说明了条件c成立的原因。

d. “怎么一个+N”和“一个什么+N”

疑问代词“怎么”和“什么”修饰名词时前者要位于“一个”之前，后者要位于“一个”之后，如“怎么一个人”和“一个什么人”。关于这一条件的讨论大多都来自于经验层面，前人通过检索大量语料发现“什么”可以作定语直接修饰名词，而“怎么”不能直接作定语修饰名词，只能修饰数量短语（唐洁 2019）。朱德熙（1982）把代词分为体词性和谓词性两类，“什么”是体词性代词，作定语是其主要功能之一，可以直接修饰名词也可以加“的”再修饰名词；“怎么”是谓词性代词，作状语修饰动词是其主要功能，通常不充当定语成分，既不能直接修饰名词也不能带“的”修饰名词。由于这一条件在本文搜集到的语料中应用极少这里只做简要说明。

e. “V了”结构和动补结构

前文已经提到过“V 了”结构和动补结构对“一个”的限制作用，这里进一步说明原因。根据“有界”与“无界”理论（沈家煊 1995），名词和动词都有“有界”和“无界”之分。名词是否有界主要表现为是否可数，汉语中凡是有数量修饰语的名词性成分都是有界名词，观念光杆名词大多是无界的。动词是否有界主要表现在动作是否有终点上，或者说是否可持续。“V 了”结构和动补结构都含有完结的意思，“了”表示完成体，补语表示动作的结果，都有一个内在的自然终点，因此是有界的。动词的“有界”与“无界”和名词的“有界”与“无界”相互对应，这两种句法结构之所以倾向于使用数量短语就是因为有界动词倾向于搭配有界名词，这样才能使动作的自然终点变成实际终点，才能表达一个完整的事件。如果采用光杆名词形式通常需要在句末加上助词“了”，因此例句“岩洞里飞出蝙蝠”是不自然的语句，要换成“岩洞里飞出四只蝙蝠”或“岩洞里飞出蝙蝠了”。

2.2 语义条件

除了句法限制条件以外，“一个”的使用还有一些语义上的限制，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主要与数词“一”和个体量词“个”的词类性质相关；另一类与“一个”的指称义相关。

2.2.1 “一个”与名词的搭配

正如前文所说，量词与名词的关系十分密切，有些量词经考证由名词演化而来，从认知角度来说，一些量词与名词的形状相关。总之，量词的语义与名词的语义具有相关性，Chao (1968)，朱德熙 (1982)，俞士汶 (1998) 等在给名词分类时都把量词当做重要的语义参数，而在给量词分类时又依据其所能修饰的名词的性质。“个”是普通话中运用最广泛的个体量词，可以用来修饰个体名词，但在修饰非个体名词时受到很大的限制。名词不只对量词产生语义限制，还对数词产生了一定限制。具体表现为当有些名词被个体量词修饰时无法同时被“一”修饰，即“个体量词+名词”的语义排斥数目为一，比如集合名词“师生”，默认数目至少为“二”。还有一些名词本身无法表达数量义，因而不能数量短语修饰，如“安危、注意力”等。下面首先说明普通话名词的类别。

九十年代出版的《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详解》收录了大量词语并且根据每个词的句法特征和语义特征分门别类，全面详细地描述了词的用法。《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详解》根据与不同量词的搭配关系把名词分为 8 类，分别是：可数个体名词（标注为 na），不可数物质名词（nb），可分集合名词（nc），不可分集合名词（nd），种类名词（抽象名词 ne），专有名词（nf），过程名词（ng），无量名词（nf）。书中指出，无量名词是不能受任何数量短语修饰的名词，而且比例不低，约占名词总数的六分之一。不同种类名词和量词的搭配关系如表 8 所示：

名词子类 名称	个体量 词	度量词	容器量 词	集体量 词	种类量 词	成形量 词	不定	动/时 量
个体名词	+	+	+	+	+	+	+	-
物质名词	-	+	+	+	+	+	+	-

可分集合名词	+	-	+	+	-	-	+	-
不可分集合名词	-	-	+	+	+	-	+	-
抽象名词	-	-	-	-	+	+	+	-
专有名词	+	-	-	-	-	-	-	-
过程名词	-	-	-	-	-	-	-	+
无量名词	-	-	-	-	-	-	-	-

表 8 汉语名词和量词的搭配关系²⁴

如上表所示，个体量词可以修饰个体名词、可分集合名词和专有名词²⁵，无量名词不受任何量词修饰，过程名词只能被动量词或时量词修饰，物质名词、不可分集合名词和抽象名词都不能被个体量词修饰。在可以受个体量词修饰的三类名词中，个体名词和专有名词一般可以和数量短语“一个”搭配，而可分集合名词中有些可以和“一个”搭配，如“姐妹、子女”，有些可以和“个”搭配但不能和“一”搭配，如“师生”，有些可以和“一”搭配但不能和“个”搭配，如“枪炮”。综上所述，在口语语料中除非出于特定的语用目的，“一个”的使用必须受到以上条件的限制。

2.2.2 指称义对“一个”的限制

“一个”主要表示不定指义，有时还可以表示类指义，因此“一个”表示不定指时通常与有定成分²⁶互相排斥，换言之，“一个”不能修饰有定成分（专有名词除外）也不能出现在使用有定成分的典型语境下。根据 Lyons, C. (1999)，刘安春 (2003)，排斥“一个”的语境主要有以下 4 种：（1）所指对象已经在上文出现过，后文对它进行回指。

（2）说话人和听话人处在同一物理环境中，所指对象是环境中的某个人或事物。（3）所指对象是对话双方的共同背景知识，如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事物。（4）所指对象可以通过对已知信息的联想确定，如上文提到的事物和下文指称的事物之间具有领属关系，或所指事物被关系从句修饰。此外，由于“一个”表示不定指是有指成分，也不能修饰无指成分，包括（1）作定语成分的名词，如木头桌子（*[一个木头]/桌子）。（2）构成动宾关系的词或短语中的名词，如“理发、吃饭、开车、看书”等结构中包含的名词都是无指的。

²⁴ 引自刘安春 (2003) P41.

²⁵ 需要指出的是，个体量词可以修饰以上三类名词并不代表它们都能受“个”修饰，不同名词可以选择不同的个体量词，因此有的名词可能无法和“个”搭配；另外，“个体名词可以修饰这三类名词”并不代表这三类名词中的所有名词都可以被个体量词修饰，例如有一部分名词虽然属于可分集合名词但是只能被集合量词修饰。

²⁶ 专有名词也是有定成分，但可以用“一个”修饰，语法结构比较复杂，这里暂时不加讨论。

普通话中的有定标记主要包括指示词“这、那”和代名词“你、他、我们等”。根据黄正德，李艳惠，李亚非（2013），普通话的名词短语结构构拟如下图所示（以数量短语“三个人”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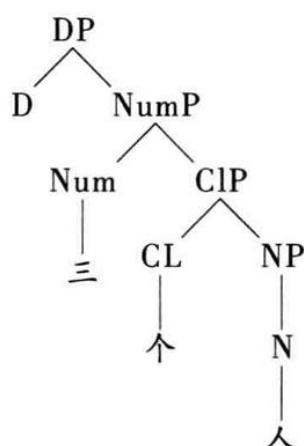


图 1 普通话的名词短语结构树图

上面的树图展示了表示指称义的名词短语结构，当数量短语表示指称时整体是一个 DP 结构，但 D 的位置由空语类 D_0 占据，表示数量义时是一个 NumP 结构，缺少成分 D，也无法构成 DP 结构。有定标记主要出现在 D 的位置，如“这一个人”，“我们三个人”等。由此可见，有定标记只能出现在数量短语之前，不能用于数量短语后，换言之，数量短语不能修饰有定成分，如“*一个这人”，“三个我们人”。

2.3 语用条件

上文已经提到，无论是句法条件限制还是语义条件限制实际上都与语用条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句法位置对“一个”的限制本质上是信息结构（新旧信息）对语序的限制，再借由语序限制名词短语的表现形式，主要体现为“有定居前，无定居后”；而一些句法结构的限制也体现了语用上的需求，存现句常常用来引入新话题并作为后文继续讨论的对象。至于指称义，也可以看作基于语用的概念，定指和不定指的区分与对话双方的语用意图密切相关，有时甚至表现为语境义。其次，由于普通话缺少定冠词和不定冠词，尽管句法限制和语义限制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名词短语的指称性质，但“一个”的指称性质严重依赖于语境。甚至有时“一个”的使用并非是为了明确指称类别而是为了表达主观情感。

2.3.1 普通话的信息结构

从 Li & Thompson (1981) 开始，不少学者认为普通话是话题凸显的语言，句子结构可以表示为“话题-述题”。根据 Lembrecht (1996:118) 的定义，句子的话题是句子所表达的命题所针对的事物（原文：“The topic of a sentence is the thing which the proposition expressed by the sentence is ABOUT.”），而命题的焦点是使断言不同于预设的信息元素（原文：“The focus of a proposition is seen as the element of information whereby the

presupposition and the assertion differ from each other” Lembrecht (1996:207))。简而言之, 话题是句子中的已知信息, 是包含在预设之内的部分。可能是之前提到过的信息或者是对话双方共同的背景知识, 可以通过推断得到。比如‘坏的是我的车’ (It’s my car which broke down.) 这句话蕴含了一个预设‘有东西坏了’。说话人在叙述这个句子的时候默认听话人已经了解了这一预设, 否则他应该说‘我的车坏了’。焦点则是新信息, 是说话人真正想要传达的信息。它不包含在预设之内, 不能通过推断得到, 是在说话人叙述之后才能被听话人所了解的信息。比如‘坏的是我的车’这句话的焦点是‘我的车’, 因为听话人只知道有东西坏了, 但不知道是什么, 所以需要说话人补充新信息。Lembrecht 把信息结构分成三种类型: 谓语焦点、句子焦点和窄焦点。其中谓语焦点是最常见的类型, 也是信息结构中的默认类型, 通常是无标记的。

信息结构与语序密切相关。当句子中同时包含新旧信息时(句子焦点应该被排除, 因为它不包含旧信息, 整个句子都是新信息), 旧信息倾向于出现在句首, 新信息倾向于出现在句尾。因为在人们说话的时候, 需要把已知信息当做背景来引出新信息。根据会话相关原则(Sperber & Wilson 1987), 说话人的话语应该是关于某事的, 即与已知信息相关, 不能说与听话人毫无关联的话。意味着话语应该是关于共同背景知识的。因此在谓语焦点中, 话题出现在焦点之前。普通话是话题凸显的语言, 它的句子结构是话题-述题, 符合谓语焦点类型。因此作为话题的名词一般出现在作为焦点的谓语动词之前。普通话的语序类似于 SVO, 不过 S 对应话题而不是主语。因为在普通话中主语不一定要出现, 很多句子没有主语, 比如“房子建好了”中的房子是话题而不是主语, 因为“房子”和“建”之间没有直接行为关系, 房子是人建的, “建”的主语是人。但是没有话题只有主语的句子是普通话中的特殊类型, 并且主语的顺序也不在谓语前, 这说明没有话题的句子是有标记的。比如“有字句”就是普通话中没有话题的句子类型。“有字句”实际上对应句子焦点, 引介的对象是新信息, 述题也是新信息, 句子中没有话题。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它的语序也和正常的谓语焦点句不同。主语必须出现在存在动词有和其他动词的后面, 不能出现在动词之前。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受信息结构影响, 普通话的话题一定出现在动词之前; 主语则较为灵活, 可以出现在动词前、动词后, 也可以不出现。而话题指称已知信息, 通常由定指或类指成分充当, 因此出现在谓语动词前。焦点指称未知信息, 通常由不定指成分充当, 因此出现在动词后。所以, 话题必须是定指, 述题可以是不定指。

2.3.2 “一个”的篇章作用

国内外很多学者在讨论不定指概念时都关注到了其引入新话题的篇章功能, 但较早使用定量方法证明这一功能的是孙朝奋 (1988)。孙文讨论了数量词在话语中的功能, 选取童话故事作为统计对象并挑选了 14 名被试展开实验, 验证了“已知一个话语的语境, 编码方法与命题语义功能之间的相互联系, 可能不如主题组织中话题的功能重要”的假设, 简言之, 即使某一名词短语表示不定指义, 由于不是主要话题 (即说话人认为不是最重要的主题) 在形式上也可以不被数量词短语修饰, 而以光杆名词的形式被引进对话当中。而“一个主题上比较重要的名词短语倾向于由数量结构引进话语”, 统计结果显示有 80% 的主价话题是由数量词引进的, 并且再现率很高, 说明话题持续性

较强。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价话题和次价话题，不由数量短语引进的比例分别占 71% 和 82%。文章发现有 44% 的语义上无定有指的名词短语不是由数量结构引进话语的，另外 56% 表现为数量名形式，后者的话题持续性高于前者，这也说明话题的重要性（与持续性相关）是影响是否使用数量名结构的重要因素。

方梅（2019）从篇章的角度讨论了无定主语句的合理性问题，认为其具有特定话语功能，表示不定指的“一量名”短语常用于状语小句中，表示条件、原因、时间以及伴随状态，具有从句特征，只提供背景信息，引入的对象不具有话题性，不能继续被讨论。因此“一量名”引入的新信息只是偶现信息，且通常用于叙事语体中。而表示类指的“一量名短语”通常用来表达主观评价，是非事件小句，不用于引入篇章话题，而且往往意味着叙事的终止和话题的终结。这两类无定主语句都不能用“有字句”替换，因为后者引入的对象具有较强的话题性，在后文中被反复谈论，且“有字句”都是主句。

陈黎（2012）考察了 3 本长篇小说，发现不定指的数量名短语做主语的句子和作宾语的句子表达目的不同，作宾语是具有[+新信息][+话题连续性]的特点，几乎都有后续的句子对这个新信息作进一步的说明。而数量名短语作主语的句子表达特定的意义，一是侧重于描写，不强调新信息，二是用于叙事体中，前后语境都相当充分，作为陈述事件过程的一部分。²⁷陈黎与方梅（2019）得出了几乎相同的结论。

关于无定名词短语作主语的问题，徐烈炯（1999）认为这并不是一个语法问题，而是语用问题。“一个 NP”之所以通常不能做主语是因为句子提供的信息量太少，如果加上修饰语、时间状语等信息或增加前后文的信息量，接受度就会大幅提高。本文认为这实际上也是受到了语境的影响。

综上，出现在表示不定指的典型位置——宾语（无论是一般动词后还是存在动词后）上的“一个”，它的篇章作用可以概括为：引入新话题并赋予其话题持续性，可以在后文反复回指。反过来说，“一个”的话题性越强它的出现就越有必要性。篇章还可以扩展“一个”的使用范围，在特定条件下“一个”可以充当主语。

2.4 小结

上面讨论了与表示指称义的“一个”相关的限制条件，其中有些是充分条件，强制使用“一个”；有些是必要条件，“一个”的使用默认已经包含了这些条件；还有一些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可以说是具有倾向性的条件，不强制使用“一个”但也不排斥。限制条件列举如下：

- a. 只能修饰个体名词（部分）、可分集合名词（部分）和专有名词
- b. “一个”中间不能插入有定成分

²⁷ 转引自黄婷婷（2015）。

- c.不能用于定指语境中，除非兼表类指
- d.不能修饰无指成分，除非用于系表结构
- e.表不定指时用于谓词后，除非满足其他特殊条件；
- f.常用于存现句
- g.常用于双宾句，其中非给予义类型的倾向性更强
- h.表类指时主要用于谓词前
- i.双宾结构的直接宾语是结果宾语，间接宾语是处所成分和虚指成分时必须出现
- j.状态词修饰名词且不带“的”时必须出现
- k.疑问代词“怎么”位于“一个”之前，“什么”位于“一个”之后
- l.包含“V了”结构和动补结构（尤其是复合趋向补语）的句子末尾不使用助词“了”时倾向于使用“一个”
- m.表不定指时常用于引入新话题并被后文继续说明

以上 13 个限制条件涉及句法、语义、语用各个层面，但大多只是从文献中概括出的较为明显且认可度较高的条件，未必能够覆盖“一个”的全部用法，更多条件也许还需要在语料中继续发掘。这些条件对“一个”的制约作用如图所示，坐标轴下方表示必要条件，上方表示充分条件，中间的是倾向性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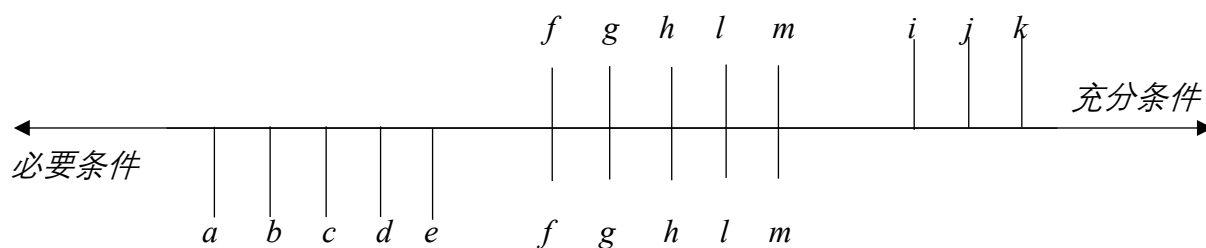


图 2 与“一个”表示指称义相关的限制条件

3.“一个”表示指称义在普通话中的分布

3.1 句法成分分布

“一个”表示指称义的例句共有 241 个，占全部例句的 78.76%。“一个”在普通话中主要充当定语成分，还可以充当主语和宾语。做主语和宾语时都用于指代事物，宾语的指代用法前文已经详细论述过，即凡是不凸显数量义的指代用法都看作表示指称义。

做主语时的指代用法局限于两个或多个组成并列关系的句式，即前文明确指出或暗示事物的数量是两个或多个，后文用“一个……，（另）一个……”穷举前文指称的事物。如：“因为麒麟和大勋一个要跟安老师成为一组，一个要跟铭亮成为一组。”统计结果见表 9²⁸：

	主语	宾语	定语				总数	共计		
			前	动后	介后	无		前	动后+介后	无
谓 语 前 后	前	动后	前	动后	介后	无	/	前	动后+介后	无
	6	8	4	193	16	6	233			
频 率	6	8	219				233	10	217	6
比 例	2.58%	3.43%	93.99%				100%	4.29%	93.13%	2.58%

表 9 普通话中“一个”表示指称义的句法成分分布

由此可知，“一个”在普通话中表示指称义时绝大部分充当定语成分，占 93.99%，还有一小部分可以做主语和宾语。做主语时都出现在谓语动词前，做宾语时都出现在谓语动词后。做定语时大部分位于动词后或介词后，名词短语整体做宾语，还有一小部分位于动词前或没有动词。整体来说，“一个 NP”表示指称义时绝大多数充当宾语成分，可以位于动词后或介词后，占 93.13%，充当主语或话题的只有 4.29%，还有 2.58%缺少谓语动词或介词。该统计结果与前文所述句法位置对“一个”的限制完全相符。其中“一个”充当定语但出现在谓语动词之前的情况共有 4 例，列举如下：

(1) 他发了一个信息量非常大的一个完整的食谱，啊，在这边。（展示食谱）啊这个怎么像奏折一样。说实话一个微信记录这样打出来本身就是一个彩虹屁。

(2) 我觉得玩儿游戏挺快乐的一个事儿就是说，当你是高手带一个水平不行的人，其实不好玩儿，那你们俩要…要一块儿好玩儿的话，那你就找一个你们俩都不会的。

(3) 但是如果一个人，比如说他是发自内心的有个性，那样的人其实是真正炸眼的。

(4) 我在干蒸，在汗蒸，旁边一个男的，是一个大概 40 岁 50 岁左右的，聊了然后就哇你真的（是某明星）。

即使没有提供过多的上下文也能够看出，没有一个例句的“一个”是位于句首的，前面都有一些成分。例 4 在使用“一个”前铺垫了时间信息，“我在汗蒸（时）”是事件发生的时间，也可以看作叙事开始的标记，即在某一场景中发生了接下来的事件。例 3“一个”所在的小句可以看作条件句，说话人用“如果”表明这是一个假设关系。例 2“一个”前的修饰成分很多，包括“玩儿游戏”，可以看作后文事件发生的时间或场景；“挺快乐的”是

²⁸ 其中有 8 个例句由于语句不完整无法确定成分，不纳入统计结果，因此例句总数为 233。

一个定语成分且位于“一个”之前，同样增强了句子的可接受度；如果认为主句的动词“觉得”对“一个”也有约束作用的话那么就可以把它看作是出现在谓语后的成分，也不违背基本的语序。例1的“一个微信记录”可以被当做有定成分，根据上下文，说话人展示的就是微信记录只是前文没有明确指出，但根据定指的语境限制，至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推断出定指义。一是说话人在指称对象时可能通过手势指出了事物，二是如果没有指出也可以把打印出来的微信记录当做说话人和听话人所处共同环境中的具有唯一性的事物，可以推断出来，上述两种条件都说明“一个微信记录”具有可识别性。但说话人在这里并没有用“这个微信记录”等定指形式来指称，原因可能是不定指形式兼具类指义（光杆名词似乎也可以兼具定指与类指义，但这里只讨论可能性）而且说话人想表达主观评价。总之，上面4例出现在谓语前的句子都不排斥使用“一个”而且都能从以往的研究中找到对应合理的解释。

3.2 与名词的搭配

上文提到普通话的名词可以分为8种类型，分别是：可数个体名词（na），不可数物质名词（nb），可分集合名词（nc），不可分集合名词（nd），种类名词（ne），专有名词（nf），过程名词（ng），无量名词（nh）。个体量词“个”可以和可数个体名词的大部分、可分集合名词的一部分和专有名词搭配。根据整理后的语料，“一个”表示指称义的例句共有241个，其中由于语句不完整无法确定成分的有8句，“一个”充当定语但句子有歧义或语义不明的有5句，“一个”充当宾语或主语表示指代缺少中心语的有14句，排除以上27个例句还剩下214个有效例句。本文通过查找《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确定受“一个”修饰的中心语的类型，“一个”和不同类型名词搭配的结果见表10：

类型	na	na*	nb	ne	nf	nh	形	英	谓词性	疑问代词	其他	总数
词库比例	62.29%		11.47%	11.10%	0.85%	12.11%	/	/	/	/	/	/
语料频率	118	14	19	7	2	3	7	6	21	1	16	214
语料比例	55.14%	6.54%	8.88%	3.27%	0.94%	1.40%	3.27%	2.80%	9.81%	0.47%	7.48%	100%
相对比例	88.52%	/	77.42%	29.46%	110.59%	11.56%	/	/	/	/	/	/

表10 普通话中“一个”和不同名词类型的搭配

na、nb、ne、nf、nh 分别代表可数个体名词、不可数物质名词、种类名词、专有名词和无量名词，na*表示一般不用量词“个”来修饰的可数个体名词，na 是可以被“个”修饰

的。形表示中心语本身是形容词但是用来转指名词（通常以名物化助词“的”为标记），英代表“一个”修饰的名词以英语或字母缩写的形式出现。谓词性表示该中心语没有收入电子信息词典的名词库却收进了动词库或形容词库，或者说主要用法是动词或形容词，偶尔用作名词，可以看作兼类，但具有谓词性。其他表示中心语虽然是名词但没有收入信息词典以及特殊情况。词库比例是指 na、nb、nc、nf、nh 五种名词类型在词典中所占的比例，可以看出可数个体名词占大多数，其他四种名词数量较少。假设信息词典可以准确反映普通话口语中的情况，上述词库比例也可以看作在普通话所有名词中所占的比例。相对比例用来计算量词“个”和不同类型名词的搭配强度，比例越高强度越高。

根据上表，普通话中表示指称义的“一个”与可数个体名词的搭配频率最高，搭配强度也很高，证实了上文量词“个”主要可以用来修饰可数个体名词的观点。“一个”与专有名词搭配的现象在语料中虽然只有 2 例，但强度最高，也证实了前文的观点，且比例超过了 100%，说明专有名词几乎只能和“一个”搭配。但上面的数据也说明量词“个”在口语中也和不可数物质名词、种类名词与无量名词搭配，虽然比例不高但强度不低，尤其是物质名词，达到 77.42%，仅次于个体名词。同时还可以发现，语料中并没有“一个”和可分集合名词搭配的用例，虽然这类名词本身数量不多，但由于缺少数据，本文无法统计它们的搭配强度。

上述统计结果反映了一些问题，（1）“一个”仍然倾向于搭配可数个体名词和专有名词；但有些一般用其他个体量词来修饰的个体名词也选择与“一个”搭配，不过这种现象与量词“个”的性质可能并不相悖，因为这些名词至少属于个体名词的范畴。（2）口语中常用“一个”搭配物质名词，且比例较高；还可以搭配无量名词和种类名词，这里暂时把这三种搭配当作非常规现象，至于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讨论。（3）还有比例不低的“一个”用来修饰形容词转指的名词以及谓词性成分（包括动词、形容词和副词），本文不认为“一个”排斥这种搭配，但似乎也需要一些特殊的理由来解释这种现象。

通过把以往的研究结论应用到普通话口语语料中，我们发现语言事实与理论假设有所出入，口语中“一个”与名词的搭配情况更为复杂多变。但仅根据统计结果目前还无法确认“一个”与这些成分搭配的合理性，认为这种现象是语言的常态，适用于任何语料，不过依然可以提供一个与新加坡华语进行比较的范本。至于这种非常规现象的原因还要留待后文讨论。

3.3 句法结构、语义条件和语用条件分布

前文提到，除了句法位置和被修饰名词的限制，还有许多句法条件、语义条件和语用条件也对“一个”的用法构成限制（见 2.4），通过初步标注语料，其中应用频率最高的包括：a.常用于存现句；b.常用于双宾句，其中非给予义类型的倾向性更强；c.包含“V 了”结构和动补结构（尤其是复合趋向补语）的句子末尾不使用助词“了”时倾向于使用“一个”；d.表不定指时常用于引入新话题并被后文继续说明。2.4 的其他条件虽然也构成了对“一个”的限制，但在本文收集的语料中鲜少出现因此没有列举。需要说明

的是，条件 d 有时和其他句法结构条件同时出现，为了使统计结果更加清晰准确，同一例句中凡是既有条件 d 又有条件 a/b/c 的重复计数，分别统计，但例句总数保持不变。根据整理后的语料，初步统计结果如表 11 所示：

条件	a	b	c	d	?	总数
频率	11	7	29	46	128	214
比例	5.14%	3.27%	13.55%	21.50%	59.81%	100%

表 11 普通话中“一个”与四种基本条件的共现

“?”表示条件尚不明确，需要结合语料进一步归纳。从中可以看出，满足 a、b、c、d 其中至少一个条件的例句共占“一个”表示指称义所有例句的 40%左右，其中条件 d 占比最大，其次是条件 c、条件 a 和条件 b。说明话题因素是使“一个”出现的最常用条件，“V 了”结构和动补结构也是较为重要的因素，存现句和双宾语出现频率较低，不是口语中常用的句法结构，至少在所有倾向于使用“一个”的句法条件中并不常见。符合这四种条件的句子分别举例如下：

(5) 江苏镇江有一个中国酱醋节。

(6) 一起给未来一个大大的拥抱。

(7a) 我当时开了一个皮卡车。

(7b) 前一天我们说好一个事情。

(8) 有一天，我办那个境外汇款的业务，然后有一个阿姨过来就跟那个大堂经理说，说我不要在她这边办业务，然后说我觉得她是应该是刚来的实习生吧。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例句总共占比约 60%，说明前面总结的这些限制条件没有覆盖到使用“一个”的大部分例句。如果仅看前四列统计数据的话，那么约有 60% 的例句中“一个”的出现都是不必要的，只有 40% 的情况下倾向于使用“一个”。然而本文在语料中发现了一些其他限制条件，列举如下：

e. “一个”与指示词“另、另外、某”共现，如：

(9) 足球也是陪伴我的另一个老朋友。

(10) 我们今年旅行，再去非洲另外一个地方。

(11) 因为可能你是到了某一个年龄阶段你会发现说这件事情很重要。

这些指示词只能用来修饰数量短语，不能直接修饰名词，因此强制“一个”的出现。除非换成“的”字结构，如“另外的地方”，但也仅限于“另外”。类似的指示词还有“每、前、上、下、后、又”等。

f. “一个”与指示代词“这样、这么”共现，如：

(12)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我们的××显得更加突出了呢！

“这样”对“一个”的限制和“另外”类似，要么修饰数量短语，要么用“的”字修饰名词，如“这样的环境”。而“这么”只能修饰数量短语。

g. “一个 NP”充当谓语，包括做同位语成分，如：

(13) 这是巴黎，一个小镇。

(14) 总有人会误会觉得你一个女孩子，你跟酒吧相关的一些生意，就总觉得你好像圈子很乱。

例 13“一个小镇”作为巴黎的同位语出现；例 14“一个女孩子”既是人称代词“你”的同位成分，也是小句的谓语，既可以看作定指成分也可以看作类指成分，白鸽（2013）特别讨论过这种现象，这里不再赘述。上述两例实际上都是体词性成分作谓语的情况，特别之处在于名词短语也是先行词的同位语，在这种条件下“一个”的出现具有强制性，尤其是像例 14 一样跟在人称代词后的情况，例 13 的同位语如果换成定指成分如“法国的首都”也是可以接受的。

h. “一个”插入习语或词语当中，如：

(15) 说一个词儿。

(16) 有一个劲儿。

例 15 如果去掉“一个”就变成了“说词儿”，比如话剧演员在台上演出时突然忘了说台词，旁边的人提醒他“说词儿”，这句话里的“词儿”往往指台词，但这里说话人想表达的语义是提示听话人说一个词语而不是句子。例 16 有异曲同工之处，如果去掉“一个”这句话就变成了“有劲儿”，普通话里用来形容一个人力气很大。虽然量词的使用未必妥当，但这句话的意思是“有一股冲劲儿”。

i. 避免产生定指义

有些例句似乎特别强调“一个”的不定指义或类指义，如果去掉“一个”就会产生定指义，违背说话人的意图。如：

(17) 说实话，一个微信记录这样打出来本身就是一个彩虹屁。

(18) 当时就是我们那个制片人姐姐，之前在一个活动上见过我一回。

例 17 的“一个”用于句首主要表达类指，这句话的语境是说话人正在给大家展示一份微信记录，这份微信记录就来自于在场的某位嘉宾，前文也提到了该嘉宾用微信发送消息的事件。无论是从信息联想的角度还是从听话人处在相同物理环境的角度，如果去掉“一个”，“微信记录”十分倾向于表达定指义，虽然光杆名词在普通话中也可以表达类指，但在语境提供了如此多信息的前提下，光杆名词很难表达类指义。即便原句用了不定形式的名词短语依然让人觉得有一种定指倾向，因此说话人使用“一个”强调名词的类指义，说明不仅是这份微信记录，任何一份这样打印出来都是彩虹屁。例 18 的“一

个”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如果去掉“一个”改成“之前在活动上见过我一回”，听话人有理由怀疑之前说话人提到过这个活动，表示定指。但实际情况是这是说话人第一次提及“活动”。也许这会导致一个结论：普通话中凡是要表达不定指义的名词都要被“一个”修饰，这个结论是不严谨的，因为“一个”之所以不被看作是和不定冠词“a”相同的成分就是因为它的出现并不是强制的，当说话人不关心某一名词是否表达不定指义或语境不会导致其他解读时没有必要使用“一个”。可见，不定指形式的使用严重依赖于语境。

j. “一个”的名物化作用

有时“一个”的出现与被修饰成分的词类性质相关，如：

(19) 他说想要一个抱抱。

(20) 这个可能是一个选择。

如果去掉“一个”，例 19 就变成“他说想要抱抱”，例 20 变成“这个可能是选择”，“抱抱”和“选择”都变成了动词，但原因不同。“抱抱”本身就是动词，在受到数量词修饰后才能变成体词性成分。“选择”似乎是名词和动词的兼类，因此在作为名词使用时通常需要一个明显的标记使其变成论元，“是”作为系词本身标记论元的能力就弱，“这个可能是选择”有一种语句尚未完结的感觉，因此要用数量词标记。

k. “一个”表达主观意义

这一条仅限于判断句。张伯江&李珍明（2002）指出，“是 NP”与“是一个 NP”的区别在于后者通常用来表达主观意义。判断句中的“一个”既没有语法强制性，又不完全区分语义，但在语用上具有特殊的作用。文章发现“是一个 NP”往往与四种条件共现，分别是心理/认知动词、假设/推测动词、NP 带主观评价定语和 NP 自身带主观评价色彩，满足这四种条件的例句占到总数的 85%。本文考察的语料似乎也印证了这一观点，如：

(21) 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励志的男生。

(22) 我妈妈她是一个比较坚强、独立、很漂亮的女生。

(23) （我）感觉到你是一个吃的其实还蛮实在的人。

例 21、例 23 满足与心理认知动词共现的条件，例 22 满足 NP 带主观评价定语。这样的例子在本文统计的语料中较为常见，大多都是与心理动词“觉得”共现或带主观评价定语的例子。但也有一些学者（殷娜 2023 等）认为是否使用“一个”与表达主观意义没有关联，“是 NP”也可以用来表达主观情感，并找到了语料依据。本文认为判断句既可以表达客观事实也可以表达主观评价，而描写性定语又常用于判断句，但说话人究竟是要借此描述事物的客观性质还是作出主观评价并没有可靠的标准，至于某个动词或名词是否具有感情色彩就更难判断。不过曾有文献指出，“一个”是否表达主观意义与定语位置有关，当“一个”位于描写性定语之后时倾向于表达主观评价，如“很漂亮的一个女生”。因此本文暂时把 k 当做倾向性条件，不认为它对“一个”的出现具有强制作用。

l. 其他条件

还有一些条件比较零散，没有形成体系，这里暂举几例：

- (24) 再问一个假设题。
- (25) 问：随心飞是一个软件？是一个？答：是一个票。
- (26) 我换一个碟子。
- (27) 但是如果一个人，比如说他是发自内心的有个性，那样的人其实是真正炸眼的。
- (28) 工作中我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但是生活中呢我又是一个急性子。
- (29) 现在能不能帮我拌一个那个我们花菜的酱汁？

上面6例中的“一个”都不能省略，例24的“再”和例26的“换”似乎经常和数量短语搭配。例27之所以用“一个”是因为后文用人称代词“他”回指了“一个人”，否则这样的回指就觉得很不自在。例25和例28的情况类似，“一个”都出现在上文已经使用过“一个NP”的条件下，要么是与上文的句子呈现并列关系，要么是接过问话人的提问方式继续回答，殷娜（2023）认为这也是必要条件之一。例29表示请求，言外之意是祈使，希望听话人帮忙，如果去掉“一个”语气似乎就没有那么委婉了。

综上，除了 a、b、c、d 四种条件以外，语料显示还有一些条件限制了“一个”的使用，其中 e 和 f 可以归并为一个条件，即 e.指示词或指示代词的限制作用，剩下 6 种条件是：f.“一个 NP”作谓语或同位语；g.避免定指义；h.插入词语习语；i.标记名词成分；j.表达主观意义；k.其他。这里面有些是句法结构条件，有些是语义条件，还有些是语用条件。根据以上 11 种限制条件，最终的统计结果如表 12 所示：

条件	频率	比例
a	11	5.14%
b	7	3.27%
c	29	13.55%
d	46	21.50%
e	11	5.14%
f	2	0.93%
g	5	2.34%
h	3	1.40%
i	3	1.40%
j	38	17.76%
k	11	5.14%
/	55	25.70%
总数	214	100%

表 12 普通话的“一个”在不同条件中的分布

表 12 说明普通话中至少有四分之三的例句倾向于使用“一个”，可以找到限制条件，另外四分之一的“一个”没必要出现或暂时没有找到条件。在制约“一个”出现的条件中，d.引入新话题和 j.表达主观意义的使用频率最高，在语料中表现为“有字句”和“是字句”的

出现频率较高；其次是与谓词性质相关的 c.包含“V 了”结构或动补结构且句尾没有助词“了”，以上三种条件合计占比约 53%。

4. “一个”表示指称义在新加坡华语中的分布

4.1 句法成分分布

在新加坡华语语料库中，“一个”表示指称义的例句共有 383 个，占全部例句总数的 76.60%。“一个”在新加坡华语中主要充当定语成分，还可以充当主语和宾语。作宾语和主语时的条件与普通话类似，都是指代用法，做主语时也通常用于表示穷举的并列句式，即“一个……，一个……”。不同的是，新加坡华语中的“一个”在表示指代时还经常和其他指示词共同出现，如“另外一个”“这一个”“下一个”“哪一个”等，“一个”在被这些指示词修饰的同时指代上文出现过的某一事物。除了无法确定成分的例句（共 20 句）以外，剩余有效例句共 363 句，全部纳入统计结果。“一个”在新加坡华语中的句法成分分布见表 13：

成分	主语		宾语		定语			共计			总数
	前	后	前	后	介后	无	前	介后 + 动后	无		
谓语句前后	19	22	23	267	20	12				/	
频率	19	22	322			42	309	12	363		
比例	5.23%	6.06%	88.71%			11.57%	85.12%	3.31%	100%		

表 13 “一个”表示指称义在新加坡华语中的句法成分分布

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在新加坡华语中表示指称义时绝大部分充当定语成分，占 88.71%，还有一小部分可以做宾语和主语。作主语时都出现在谓语动词前，作宾语时都出现在谓语动词后。作定语时大部分位于动词后或介词后，包含“一个”的名词短语整体作宾语，但是还有一小部分位于动词前或句中无谓语动词或介词。整体来说，“一个 NP”表示指称义时绝大多数充当宾语成分，可以位于动词后或介词后，占 85.12%，充当主语或话题的占 11.57%，还有 3.31%缺少谓语动词或介词。该统计结果与前文所述句法位置对“一个”的限制大致相符，但“一个”作定语且出现在谓语前的比例稍高，其中有一部分名词短语表示类指，还有一部分受到指示词或疑问代词修饰，如：

(1) 其实一个男人如果开始会打扮，会注重自己的卫生，会比较爱美的话。这个都是一中所谓的现象。

(2) 所以说啊，一个人吃多少，穿多少，是注定的。一个人这辈子要洗多少碗碟也是注定的。

(3) 好那另外一个食材是枸杞，它怎么样能够帮助老人斑淡化？

(4) 每一个 survey 你们都要做得很清楚。

(5) 所以是一，二，三，四房，哪一个呢哪一位女性呢找你查案的？

前2个例句中的“一个NP”表示类指，可以用光杆名词替换而不改变语义，但不能用“有”字句替换，否则就变成了不定指；例句(3)和(4)中的“一个NP”被指示词“另、另外、每”修饰，这些指示词不能直接修饰名词，必须加上数量词，因此这里的“一个”虽然处于谓语之前但必须出现。最后一个例句的“一个”被疑问代词“哪”修饰，“哪”同样不能直接修饰名词，需要先修饰数量词，因此例(5)的“一个”也是必须出现的。

还有一小部分例句需要其他条件来解释，列举如下：

(6) 这样的—个情况常发生吧，诗梅没有吗？

(7) 我觉得—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现在你们女生—直说哦女人如果出轨的话，是因为那个男人家里那个太烂了。

(8) 第三关挑战就是“三角飞鸡棋”，—个人用飞鸡，就是呢 flying chicken, you know?

(9) 真的你爸爸其实好好—个家搞到这样子对不对？

(10) 哇，不行啊，哇，这样的—个体能训练就受不了。

(11) 仅仅—个简单的小灯泡，再以人造树枝片加以围绕就变成了特别的树枝灯罩。

其中例(9)的限制条件虽然较为少见但在前文已有涉及，“好好”是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后构成的状态词(或状态形容词)，不能直接作名词的定语，要么加上“的”要么加上数量词，因此在没有“的”的情况下只能用数量短语修饰，要么用“好好—个家”要么用“好好的家”。例(6)和例(10)都用指示代词“这样”来修饰“—个”，去掉“—个”之后句子的语义似乎也没有发生改变，但只能说明“—个”的出现是不必要的却并非不合法的，如果认为“这样”和“这、那”—样表示定指那么这两个例句的名词短语都表示定指义，而且是对上文的回指，根据前文名词短语结构的树形图，作为数量短语的“—个 NP”可以用在限定词(Determiner)之后。例(8)出现的语境较为特殊，说话人正在给听话人讲述游戏规则，“—个 NP”仅存于假设的游戏世界中。例(7)的“—个”用于“我觉得”之后的从句中，如果换成有字句接受度会更高，即“我觉得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但如果认为这种情况下的“—个”也算出现在谓语动词之后的话这个例句显然是合法的。最后—个例句如果换成判断句接受度也会提高，即“仅仅—个简单的小灯泡”，“是”后的名词性成分往往更强调属性而忽略指称，“—个 NP”在这里充当谓语，数量词短语本身就可以作谓语，不需要任何系词连接，因此这句话中的“—个”也没有违背句法位置对其的限制条件。

总之，在“—个”充当定语用于谓语动词前的23个例句中，要么是表示类指直接出现在句子开头，要么就是有其他成分使得“—个”虽然位于动词前但并没有用于句首，并且大体上都能找到合理的制约条件。可见“—个”在新加坡华语中的句法位置表现并没有违背普通话中的基本规律。

4.2 “一个”与名词的搭配

前面提到，普通话中的个体量词“个”一般与可数个体名词中的大部分、可分集合名词的一部分和专有名词搭配，但口语语料的统计结果表明“一个”还用来修饰不可数物质名词、种类名词、无量名词及谓词性成分。根据整理后的新加坡华语口语语料，“一个”表示指称义的例句共有 383 个，其中因为语意不明或语句不完整而无法确定成分的共有 20 句，“一个”充当定语但语意不明的有 3 句，“一个”充当主语或宾语表示指代缺少中心语的共有 41 句，排除上述 64 个例句后还剩下 319 个有效例句。通过查找《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一个”和不同类型名词搭配的统计结果如表 14 所示：

类型	na	na*	nb	nd	ne	nh	形	英	谓词性	其他	总数
词库比例	62.29%		11.47%	0.53%	11.10%	12.11%	/	/	/	/	/
语料频率	180	20	12	1	32	3	13	26	12	20	319
语料比例	56.43%	6.27%	3.76%	0.31%	10.03%	0.94%	4.08%	8.15%	3.76%	6.27%	100%
相对比例	90.60%	/	32.78%	58.50%	90.36%	7.76%	/	/	/	/	/

表 14 新加坡华语中“一个”和名词的搭配情况

na、nb、nd、ne、nh 分别代表可数个体名词、不可数物质名词、不可分集合名词、种类名词和无量名词，其他参数类型及统计方法与前文表 10 一致，这里不加赘述。根据上表可知，新加坡华语中的“一个”依然与可数个体名词（na）的搭配频率最高，搭配强度同样最高，达到 90.60%，证明华语符合“一个”主要可以用来修饰可数个体名词的观点。但是语料中缺少“一个”与可分集合名词和专有名词搭配的用例，因此本文无法统计它们的搭配强度。此外，新加坡华语中的“一个”还可以和不可数物质名词、不可分集合名词、种类名词和无量名词搭配，其中种类名词的搭配频率和强度都位居第二，仅次于个体名词。而物质名词和不可分集合名词的出现频率虽然较低，但搭配强度分别是 32.78%和 58.50%，说明“一个”和这两种类型的名词搭配并非偶然现象。除了“一个”的常规用法以外，新加坡华语中的“一个”和普通话中的“一个”都用于搭配物质名词、种类名词和无量名词，不同之处在于普通话与物质名词的搭配比例和强度更高，新加坡华语与种类名词的搭配比例和强度更高。此外，华语中的“一个”还用于搭配不可分集合名词且强度较高。至于上述这些现象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探究。

表 14 还说明华语中的“一个”也用于修饰谓词性成分、形容词和以英语形式出现的中心语，证明至少在当前统计的口语语料中“一个”的用法与普通话中的用法基本相同，但英语形式的比例明显偏高，这或许与新加坡华语中英夹杂的特点相关。

4.3 句法结构、语义条件和语用条件分布

3.3 详细说明了普通话中倾向于使用“一个”的限制条件，共有 11 项，为方便后续讨论列举如下：a.常用于存现句；b.常用于双宾句，其中非给予义类型的倾向性更强；c.包含“V 了”结构和动补结构（尤其是复合趋向补语）的句子末尾不使用助词“了”时倾向于使用“一个”；d.表不定指时常用于引入新话题并被后文继续说明；e.指示词或指示代词的限制作用；f.“一个 NP”作谓语或同位语；g.避免定指义；h.插入词语习语；i.标记名词成分；j.表达主观意义；k.其他（包括特定副词（再）、特定动词（换）、并列句式、委婉语气、类指性回指等）。根据整理后的新加坡华语语料，319 个有效例句中“一个”与上述 11 种限制条件的共现情况见表 15：

条件	频率	比例
a	9	2.82%
b	15	4.70%
c	35	10.97%
d	46	14.42%
e	43	13.48%
f	3	0.94%
g	10	3.13%
h	4	1.25%
i	7	2.19%
j	42	13.17%
k	13	4.08%
/	104	32.60%
总数	319	100%

表 15 新加坡华语的“一个”在不同条件中的分布

上表显示在新加坡华语中约有 70%的例句倾向于使用“一个”，可以找到相应的限制条件，而剩余 32%的例句中的“一个”，从与普通话对比的角度来看没有出现的必要。其中 d.引入新话题和 e.指示词或指示代词的限制作用与“一个”的共现频率最高，其次是 j.表达主观意义和 c.包含“V 了”结构或动补结构且句尾没有助词“了”，以上四种条件合计占比超过 52%。尽管上述条件可以基本概括新加坡华语中的情况，但在不同条件内部仍然有一些具体的差别。

首先是条件 e，指示词或指示代词对“一个”的限制作用可以说是强制性的，即在没有“的”出现的情况下必须修饰数量短语，新加坡华语的独特之处在于“一个”除了经常和指示词“另、另外、每、下”，指示代词“这样、这么”共现以外，还经常和疑问代词“哪”共现，如：

(12) 你个人最喜欢的是这个客厅跟饭厅的哪一个角落？

这种语境下的“哪”表示要在多个人事物中确定某一个，只能与量词或数量词组合，不能直接修饰名词，因此强制“一个”的出现。本文把这一条件也归入了 e 的范围，因此条件 e 实际上是指示词、指示代词或疑问代词对“一个”的限制作用。

其次，新加坡华语的“一个”经常和“这样”搭配，但本文没有把所有例句都算入强制“一个”出现的范围内，原因是很多例句中的“这样”既跟“一个”搭配也带助词“的”，在这种情况下数量词其实不必出现，如：

(13) 所以可能就是像这样种种的因素产生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念头。

如果换成“所以可能就是像这样种种的因素产生他会有这样的念头”，语义没有发生改变。因此以上现象只能说明华语中的“这样”可能倾向于搭配“一个”，但并不影响语义。

最后，无论是强制或倾向于使用“一个”的例句还是缺少出现必要性的例句，新加坡华语中的“一个”经常和“这个、那个”等表示定指的词共同出现在同一小句当中，如：

(14) 我们还要掺一个装修商所谓的这个牙膏然后它才会快速地干。

(15) 视网膜它是一个感光跟那个分辨颜色的一个作用。

(16) 有可能有了我的存在，大家就不可以看到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

(17) 我们请 mark gor 【福建话:哥】给他们一个那个量尺好不好？

例句 (14) (15) 不满足“一个”出现的条件，(16) (17) 分别满足条件 c 和 a，前文提到表示不定指的“一个”一般不能和表示定指义的成分同时出现，因此这些例句似乎有歧义，“一个”修饰的“牙膏、作用、情况、量尺”究竟是可识别的还是不可识别的？但如果认为这是口语中的特殊用法，说话人在思考接下来要说的话时把“一个、这个、那个”插入正常的语流中以避免停顿，那么以上例句似乎也是可以接受的，或者说二者的语用功能似乎并不是在同一层面上展开的。但“一个”和“这个、那个”的区别是什么，影响前后顺序的因素是什么，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解决。这里只是为了说明由于新加坡华语中多次出现这种现象，而普通话中有时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所以本文没有把它归入排斥“一个”出现的语境中。

第四章 比较与结论

1. “一个”在普通话和新加坡华语中不同用法

1.1 “一个”表示数量义

“一个”表示数量义时的基本条件是“一个”中的数词“一”不能省略或数量短语通常要重读，新加坡华语和普通话中的“一个”都可以充当定语、宾语、状语成分并且主要充当定语，不同之处在于华语中的“一个”还可以充当主语且充当定语的比例低于普通话中的比例。从谓语动词的相对位置来看，普通话中的“一个”出现在谓语前后的比例相差不多，尤其是充当定语成分时谓语前后的比例相同；而新加坡华语中的“一个”主要出现在谓语后，还有一小部分出现在谓语前，主要是因为充当定语成分时“一个”大多位于谓语后。由于句法位置及成分对表示数量义的“一个”没有限制作用，上述结果仅能说明二者在分布上有所差异。从表示数量义的限制条件来看，新加坡华语和普通话的情况类似，都可以通过与序数词、形容词或副词、时间单位、数量短语、否定词等成分共现或充当同位语、结合语境等条件判断数量义，不同之处在于新加坡华语独特的“V 多”结构使得“一个”的出现成为必然，数词“一”的省略会改变语义，而普通话不具有这样的限制条件。此外，二者在 8 种限制条件上的比例分布参差不齐，有些条件在普通话中更常见，有些在新加坡华语中更常见，而且普通话中动量词的用法明显多于华语。但总之，在语境义和非语境义的区别上二者所占比例几乎相同，没有太大差别。数量义用法是强制使用“一个”的条件，因此在上述各种条件下新加坡华语中“一个”的出现具有必要性。

1.2 “一个”表示指称义

“一个”表示指称义时的限制条件主要包括句法成分分布、名词搭配和句法结构/语义、语用条件三类。在句法成分分布方面，新加坡华语和普通话中的“一个”都是主要充当定语，其次充当主语和宾语成分，且二者都是出现在谓语之后的比例远高于谓语之前的比例。不同之处在于新加坡华语中“一个”充当定语的比例略低于普通话中的比例，同时主语和宾语的比例高于普通话。更重要的是，华语中“一个”出现在谓语之前的比例稍高于普通话中的比例，主要是因为华语中定语成分出现在谓语之前的比例高于普通话，但通过逐一分析发现华语中表示类指和受指示词修饰的情况较多，其他情况也都能找到合理的解释。因此新加坡华语中“一个”在句法成分分布上的统计结果说明其基本符合句法位置的限制条件。

从与名词搭配的角度来说，新加坡华语和普通话中的“一个”都可以用来修饰可数个体名词且搭配频率和搭配强度相差不大，符合名词搭配的限制条件。但二者中的“一个”也都用来和物质名词、种类名词、无量名词搭配，还可以修饰形容词转指的名词、谓词性成分和英语名词等。不同之处在于新加坡华语中的“一个”还用来修饰不可分集

合名词且二者在与各个类型名词搭配的频率和强度上有所参差。华语和种类名词、不可分集合名词的搭配强度更高，其次是物质名词，而普通话和物质名词的搭配强度最高，其次是种类名词。此外，华语的“一个”与英语名词的搭配比例明显更高而普通话与谓词性成分的搭配比例更高。上述这些现象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以找到造成差异的决定性因素，但仅就目前的统计结果来看，新加坡华语中的“一个”仅满足与可数个体名词搭配的限制条件；即便与普通话对比，华语中“一个”与大量种类名词及部分不可分集合名词的搭配也说明其在这一限制条件方面具有独特性。如果认为仅与个体名词、专有名词和可分集合名词搭配时“一个”才有出现的必要或至少与普通话的搭配情况类似，那么显然新加坡华语中的“一个”在有些情况下被排斥出现。

从句法结构/语义/语用条件方面来说，二者都满足一定的限制条件，无论是强制性的还是倾向性的，大体上来说共有 11 种条件，基本上可以覆盖绝大部分使用“一个”的情况。而新加坡华语和普通话中的“一个”在与不同条件共现的比例上差异较大，新加坡华语中的“一个”与引入后文继续谈论的新话题这一条件共现比例最高，其次是与指示词、指示代词或疑问代词共现，这是强制性条件；再次是表达主观意义和“V了”结构与动补结构，这 2 种条件都是倾向性条件，这 4 种条件共计占比 50%左右。反观普通话，“一个”与引入后文继续谈论的新话题这一条件共现比例最高，其次是表达主观意义、“V了”结构与动补结构，以上 3 种条件都是倾向性条件，共计占比也在 50%左右。此外，普通话中“一个”与首要条件的共现比例接近 20%，与第二条件的共现比例也达到了 17%；而在新加坡华语中，无论哪一种条件与“一个”的共现比例都没有超过 15%，这说明普通话在与不同限制条件搭配时有较为明显的倾向性，即主要依靠语用条件来判断使用“一个”的必要性，而新加坡华语既依赖语用条件也依赖词汇句法条件，二者几乎占比相同。从整体上来说，普通话至少在 25%的例句中没必要使用“一个”，而新加坡华语至少在 32%的例句中没必要使用“一个”，这说明华语中缺少出现必要性的“一个”至少要比普通话多出 7%。从条件内部层面来说，新加坡华语中的“一个”有其特殊的使用条件，比如出现在疑问代词后以及有时与表示定指的词共现等。

2. 原因初探

2.1 语言接触的影响

新加坡华语长期受到闽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等汉语方言的影响，同时还可能受到英语的影响，这些语言或许是造成“一个”具有特殊用法的重要因素。“一个”在中国南部方言中区别于普通话中的用法主要有两种，一是作为指示代词使用，必须省略“一”，以单字“个”的形式出现，相当于普通话的“这、那”；二是作为结构助词使用，相当于普通话的“的”。（毛志萍 2019）但是这两种用法在新加坡华语中都没有发现，因此方言的影响可能较不明显，这里主要讨论英语的影响。

首先，从句法成分分布上来看，华语和普通话没有太大区别，且大致符合一般规律，本文不加讨论。从名词搭配角度来看，华语的独特性在于与种类名词的搭配强度

很高，仅次于个体名词，但与物质名词的搭配强度远不如普通话高。英语的不定冠词用来修饰可数名词单数，无论是个体名词还是种类名词只要可数就可以带“a/an”。而汉语没有统一的不定冠词，不同名词类别要用不同量词修饰，“个”主要修饰个体名词，“种/类”用来修饰种类名词，虽然“个”的使用有泛化的趋势，但统计结果说明“个”的扩张趋势极为有限。在本文找到的新加坡华语语料中，所有被“一个”修饰的种类名词几乎在英语中都是可数的，因此通常要带上冠词“a”，“a”在汉语中往往被翻译成“一个”，于是在英语的影响下许多原来用其他量词来修饰的种类名词现在都用“个”来修饰了，如“一个感觉”“一个情况”“一个环境”“一个关系”等。而物质名词通常不能用不定冠词修饰，所以华语的搭配强度远低于普通话。

从句法/语义/语用条件上说，新加坡华语和普通话虽然有差异，但并不是本质上的差异，二者同多异少，华语更倾向于使用指示词或指示代词这一限制条件，但这本身就是汉语句法结构的自有规律。因此，我们只能从无法找到任何限制条件的 104 条例句入手，观察其是否与语言接触有关。本文首先将这些例句中具有冗余性的“一个”全部删去，再让谷歌逐句翻译成英语，如果原本已经删去“一个”的地方仍然使用了“a/an”，那么说明华语有可能是受到了英语的影响。结果发现除了华语中明确表示定指的句子以外，几乎所有名词²⁹都要么使用复数形式要么带上不定冠词。首先，这说明这些被“一个”修饰的名词在英语中都是可数的；其次，这些名词在句中明确的数量义，否则不可能翻译成复数和单数随机出现的情况；最重要的是，虽然在华语中无法找到相应的使用条件但说话人仍然使用“一个”，并且汉语中也没有数范畴的要求，这说明英语的语法习惯已经渗透到了新加坡华语当中，并且效果显著。汉语名词缺少形态变化，在语言交际中也不需要说明单数或者复数，在缺少句法、语义和语用条件限制的情况下，光杆名词是最合适的选择，但华语选择在这些句子中使用“一个”，就是因为受到了英语的影响，在不强调数量义的情况下全部用“一个”来修饰名词，达到与“a/an”相同的效果。与英语的接触很有可能是造成“一个”在新加坡华语中出现大量冗余用法的原因。

2.2 “一个”作为语用标记

除了从外部接触的角度探讨“一个”在新加坡华语中出现大量冗余情况的原因以外，语言的内部演变或许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无论是在华语还是普通话中，语义和句法层面都有很多限制条件决定了“一个”的使用是否是冗余的。但这些条件并不能完全解释例句中的所有现象，一是因为 60% 以上的例句都无法找到相应的句法或语义条件（新加坡华语为 60.2%，普通话为 64.95%），这些例句要么只能找到语用条件要么就是冗余的，主要表现为去掉“一个”既不影响语义也不影响句子的合法性；二是因为除了少数具有强制性的条件以外，大部分句法和语义条件都只是偏好使用“一个”，而非必然，这就为与其他条件共存留下了合理空间，即在以句法和语义为表面形式的条件之下，更深层的原因或许来源于语用条件。比如前文提到的双宾结构和存现句等句

²⁹ 有极少数例子汉语表意不明，翻译系统认为表示不定指，翻译为“someone”。

法结构，都可以从信息结构这一语用条件上找到合理解释。许多历时的考察也发现，“一个”从最开始表示数量义到逐渐发展出指称义用法，其语义逐渐虚化，在表示指称义时就已经开始充当某些句法标记了，当句法条件和语义条件不能完全限制住“一个”的使用时，它的用法就已经超出了句法和语义层面，需要从语用层面寻找原因。上文的一些论述已经说明“一个”具有语用标记的功能，如“表达主观意义”和“引入后文继续谈论的新话题”。

“一个”作为语用标记在汉语各方言中并不少见，如陕西永寿方言中的“一个”是反听者预期标记（唐正大 2024），天水方言中的“一个”是强调标记（张惠强 任坚 2009）等。通过考察文字语料并收听音频，“一个”或许还有以下几项语用功能。1) 引入作为宾语的偶现新信息，2.3.2 说明“一个”在用于引入连续话题时出现频率较高，或者在主语位置上引入偶现话题，但“一个”也可以出现在宾语位置上并且引入后文不再继续讨论的新信息。如“营造一个温馨的法国时尚风”，“我觉得你需要一个疏解的管道”，“现在的做法就是保留一个传统的主色”。这些句子中的“一个 NP”都是首次出现的信息，“一个”在这里具有引入新信息的作用。2) 延缓语气，口语中的“一个”相较于书面语来说更容易成为冗余成分，因为说话人在发言时一边说话一边组织语言，在思考如何形容事物的性质或者在引出新的谈论对象时需要停顿时间，这时“一个”就成了连接动词与 NP 之间的连接词，如“我们还要掺一个装修商所谓的这个牙膏”，“这是我的一个做法”。3) 强调事物或事物的性质，在动宾结构中如果去掉“一个”动词就直接引出名词或定中短语，虽然语义不变但语用效果不同，加上多余的成分可以使听话人更迫切地想要了解后续的内容，对于说话人来说就可以起到强调的作用，如“那个萝卜它不是一个寒凉的东西吗？”，强调萝卜的性质是寒凉的；“有再好的想法没有一个好的手工”，强调好的手工是非常重要的。语用标记功能可以为“一个”的冗余用法提供更多解释。

3. 结论及展望

本文要解决的研究问题是新加坡华语中的“一个”的用法与普通话相比有什么不同，以及“一个”的出现是否是必要的。前文已经假设 1) 新加坡华语中“一个”的用法存在冗余情况 2) 前者与普通话的用法存在本质区别。结合上述讨论，新加坡华语中“一个”的使用确有独特之处，首先体现在句法位置上，谓语前充当定语成分的“一个”出现频率比普通话高；其次体现在与名词的搭配上，华语中的“一个”用来和一些特殊类型的名词搭配且在搭配比例上有所不同；最后体现在句法、语义和语用条件上，华语中的“一个”与不同条件的共现比例与普通话不同，华语同时依赖语用条件和词汇句法条件，且非必要出现的“一个”占比更高。总之，本研究发现与普通话相比，新加坡华语中“一个”的使用的确更有可能是不必要的，如果说二者都有一定比例的例句无法满足限制条件，那么华语的非必要性更强。换句话说，有一些条件排斥“一个”的出现，还有一些情况下无法找到强制或倾向于使用“一个”的限制条件，这些因素都导致人们在观察新加坡华语口语语料时发现有些时候“一个”的使用是多余的。但本文不认为上述差异足以证明新加坡华语和普通话有本质上的不同，因为二者在更多方面是相同或相似的，前文

提到的众多限制条件足以覆盖二者大部分的例句，更重要的是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如句法位置等，二者并没有表现出悬殊的差异，反而是与以往的观察和结论大体相同。

本文最后也初步探讨了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比如英语的渗透、语用因素的影响等，但仍有一些问题留待解决，比如除了上述讨论以外是否还有其他未被观察到的原因，这些影响因素是否会同时产生作用还是单一因素的影响更大；以及这些现象及原因将会如何塑造量词的语法化、语言的接触与演变、汉语的名词结构等理论；还有在名词搭配上普通话和新加坡华语各自具有如此多非常规用法的原因是什么，对于华语来说，它和普通话产生差异的原因又是什么；华语为什么常在表示定指义的名词前使用不定指标记。这些问题的解决势必会进一步影响本文的结论。

当然，由于语料数量的限制以及题材、类型的限制，本文的统计结果无法完全反映口语中的真实情况，在一些细节上可能有所出入，未来随着语料库的扩大以及统计范围的扩大，也许会得出更贴近语言事实的结论。

参考文献

1. Aikhenvald, A. Y. (2000). *Classifiers: A typology of noun categorization devic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Becker, L. (2021). *Articles in the World's Languages*. Berlin, Boston: De Gruyter.
3. Carlson, G. (1977). *Reference to Kinds in English*.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4. Chao, Y. R.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5. Cheng, L. L.-S., & Sybesma, R. (1999). Bare and Not-So-Bare Nouns and the Structure of NP. *Linguistic inquiry*, 30(4), 509-542.
6. Chui, K., & Lai, H. (2008). "The NCCU Corpus of Spoken Chinese: Mandarin, Hakka, and Southern Min."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6(2), 119-144.
7. Croft, W. (1994). Semantic universals in classifier systems. *Word*, 45(2), 145-171.
8. Diesing, M. (1992). *Indefinites*. Cambridge: MIT Press.
9. Dryer, M. S. (2013). Indefinite Articles. In: Dryer, M. S. & Haspelmath, M. (eds.) *WALS Online (v2020.4)*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als.info/chapter/38>, Accessed on 2025-05-02.)
10. Greenberg, J. H. (1972). Numeral Classifiers and Substantival Number: Problems in the Genesis of a Linguistic Type. *Working Papers on Language Universals*, No. 9.
11. Huang, C. T. J. (1987). Existential sentences in Chinese and (in) definiteness. In Reuland, E. J., & Meulen, A. G. B. ter (eds.). *The representation of (in)definiteness*, 226-253. Cambridge: MIT Press.
12. Huang, C.-T. J., Li, Y.-h. A., & Li, Y. (2009). *The syntax of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3. Kratzer, A. (1995). Individual level predicates vs. stage level predicates. In Carlson, G., & Pelletier, J. (eds.). *The Generic Book*, 125-175.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4. Lambrecht, K. (1996). *Information structure and sentence form: topic, focus, and the mental representations of discourse referents* (1st pbk.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5. LaPolla, Randy J. (1995). Pragmatic relations and word order in Chinese. In Downing, P., & Noonan, M. (eds.). *Word order in discourse*, 299-331.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 Co.
16. Lee, T. H. T. (1986). *Studies on quantification in Chinese*.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17. Li, C. N., & Thompson, S. A. (1981).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8. Li, X., & Bisang, W. (2012). Classifiers in Sinitic languages: From individuation to definiteness-marking. *Lingua*, 122(4), 335-355.
19. Li, X. (2013). *Numeral Classifiers in Chinese: The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Berlin, 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20. Li, Y.-h. A. (1998). Argument Determiner Phrases and Number Phrases. *Linguistic inquiry*, 29(4), 693-702.
21. Li, Y.-h. A. (1999). A Number Projection. In Wang, X., Cao, F., & Lian, J (eds.).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 199–222. Taipei: The Crane Publishing Co. Ltd.
22. Lin & Teo. To appear. *Singapore Mandarin Chinese: Variation and Shift in a Glocalised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3. Lyons, C. (1999). *Definitene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4. Lyons, J. (1977). *Seman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5. Sperber, D., & Wilson, D. (1987). Précis of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The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0(4), 697-710.
26. Tsai, W.-T. D. (1996). Subject specificity, raising modals and extended mapping hypothesis. In *Symposium on the Referential Properties of Noun Phrase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7. Tsai, W.-T. D. (2001). On Subject Specificity and Theory of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0(2), 129-168.
28. Xu, L. (1995). Definiteness effects on Chinese word order. *Cahiers de linguistique-Asie orientale*, 24(1), 29-48.
29. Xu, L. (1997). Limitations on subjecthood of numerically quantified noun phrases: A pragmatic approach. In *The referential properties of Chinese noun phrases* (Collection des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Vol. 2), 25-44.
30. 白鸽. (2014). “一量名”兼表定指与类指现象初探. *语言教学与研究*(04), 61-69.
31. 操智. (2023). “个”的语法功能演变分析——以“个”的标记功能为中心. *広島修大論集*, 63(02), 133-148.
32. 陈平. (1987). 释汉语中与名词性成分相关的四组概念. *中国语文* (02), 81-92.
33. 大河内案宪, & 崔健. (1988). 量词的个体化功能. *汉语学习*(06), 8-13.
34. 董秀芳. (2003). 北京话名词短语前阳平“一”的语法化倾向. 吴福祥, & 洪波编. *语法化与语法研究* (一), 166-180. 北京: 商务印书馆.
35. 董秀芳. (2010). 汉语光杆名词指称特性的历时演变. *语言研究*, 30(01), 11-20.
36. 范继淹. 1985. 无定 NP 主语句. *中国语文*(05), 321-328.
37. 方梅. (2019). 从话语功能看所谓“无定 NP 主语句”. *世界汉语教学*, 33(02), 189-200.

38. 古川裕.(1996).指称性词组和陈述性词组——状态形容词的名词修饰功能.《第五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编辑委员会编.《第五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 20-277.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39. 古川裕.(1997).谈现象句与双宾语句的认知特点.《汉语学习》(01), 20-23.
40. 贺阳.(2008).《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北京: 商务印书馆.
41. 黄婷婷.(2015).《汉语定指/不定指的语法性与语用性研究》[硕士, 华中师范大学].
42. 黄正德.(1988).說「是」和「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43-64.
43. 黄正德, 李亚非, 张和友.(2013).《汉语句法学》.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44. 李晓奇, & Seul-ki.(2016).《现代汉语系词类动词的省略研究》[博士, 北京大学].
45. 李艳惠, & 冯胜利.(2015).“一”字省略的韵律条件.《语言科学》, 14(01), 1-12.
46. 李艳惠, & 陆丙甫.(2002).数目短语.《中国语文》(04), 326-336+382.
47. 李占炳 & 范倩倩.(2019).“雪白一件衣服”格式探析.《语言教学与研究》(01), 52-61.
48. 刘安春.(2003).“一个”的用法研究[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49. 刘丹青.(2001).汉语给予类双及物结构的类型学考察.《中国语文》(05), 387-398+479.
50. 刘丹青.(2002).汉语类指成分的语义属性和句法属性.《中国语文》(05), 411-422+478-479.
51. 陆丙甫.(2003).“的”的基本功能和派生功能——从描写性到区别性再到指称性.《世界汉语教学》(01), 14-29+2.
52. 陆俭明.(2005).《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第3版.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53. 陆烁, & 潘海华.(2009).汉语无定主语的语义允准分析.《中国语文》(06), 528-537+576.
54. 罗仁地, & 潘露莉.(2005).焦点结构的类型及其对汉语词序的影响.徐烈炯, & 潘海华编.《焦点结构和意义的研究》, 47-63.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55. 罗天华, & 邓舒文.(2022).从类型学看现代汉语冠词的词类地位.《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45(04), 51-60.
56. 吕叔湘.(1990).“个”字的应用范围, 附论单位词前“一”字的脱落.《吕叔湘文集》(第二卷), 130-156.北京: 商务印书馆.
57. 毛志萍.(2019).《汉语方言名量词研究》[博士, 华中师范大学].
58. 朴珍玉.(2017).非作格双宾句数量宾语的信息结构特征分析.《汉语学习》(04), 33-42.
59. 朴珍玉.(2018).“取类”双宾式宾语的数量特征.《汉语学报》(02), 79-86.
60. 朴珍玉, & 董瀚宇.(2024).存在类双及物构式的事件整合性及其动后名词性成分分

- 析.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17.
61. 芮晶莹. (2020). 以語料庫為本探討華語名量詞「個」之「Num+個+N」結構. *華語文教學研究*, 17(3), 53-82.
 62. 沈家煊. (1995). “有界”与“无界”. *中国语文*(05), 367-380.
 63. 沈阳, & 郭锐主编. 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编. (2014). *现代汉语*.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64. 孙朝奋. (1988). 汉语数量词在话语中的功能. 戴浩一, & 薛凤生主编. *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 139-158.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65. 唐洁. (2019). *疑问代词“什么”“什么样”“怎么”“怎么样”对比分析研究* [硕士, 南昌大学].
 66. 唐正大. (2024). 陕西永寿方言中的反听者预期标记“一个”. *方言*(02), 185-195.
 67. 王广成. (2013). *汉语无定名词短语的语义和句法*.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68. 王力. (2014). *中国现代语法*. 北京: 中华书局.
 69. 王秀卿, & 王广成. (2008). 汉语光杆名词短语的语义解释. *现代外语*(02), 131-140+218.
 70. 王秀卿, & 王广成. (2014). 数量名主语句.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08), 150-155.
 71. 王宜广, & 宫领强. (2022). 量词省略的韵律和语体机制分析. *汉语学习*(03), 57-67.
 72. 徐烈炯. (1998). *话题的结构与功能*.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73. 徐烈炯. (1999). 名词性成分的指称用法. 徐烈炯主编. *共性与个性: 汉语语言学中的争议*, 176-190.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74. 徐世华. (1996). 英语不定冠词与汉语“一”加量词的对应关系.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2), 143-148.
 75. 荀恩东, 饶高琦, 肖晓悦, & 臧娇娇. (2016). 大数据背景下 BCC 语料库的研制. *语料库语言学*, 3(01), 93-109+118.
 76. 尹慧. (2005). *汉语“[(一) (量)] 名”结构及其英语对应形式的研究* [硕士, 延边大学].
 77. 殷娜. (2023). *汉语语篇中光杆名词和指/数量名结构的指称功能* [硕士, 浙江大学].
 78. 俞士汶. (1998). *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详解*.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79. 詹卫东, 郭锐, 常宝宝, 谌贻荣, & 陈龙. (2019). 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的研制. *语料库语言学*, 6(01), 71-86+116.
 80. 张伯江. (1997). 汉语名词怎样表现无指成分. 中国语文编辑部. *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建所*, 45, 192-199.

81. 张伯江. (1999). 现代汉语的双及物结构式. *中国语文*(03), 175-184.
82. 张伯江, & 李珍明. (2002). “是 NP”和“是(一)个 NP”. *世界汉语教学*(03), 59-69+53.
83. 张惠强 & 任坚. (2009). 天水等地方言的强调标记“一个”浅析.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02), 42-45.
84. 周清海. (2021). *华语教学语法 修订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
85. 周韧. (2020). 什么样的“客人”来了? *语言教学与研究*(02), 51-64.
86. 张小川. (2012a). 汉译“一量名结构”与欧化研究. *大庆师范学院学报*, 32(02), 87-90.
87. 张小川. (2012b). 汉译“一量名结构”译源研究. *外语研究*(04), 72-77.
88. 周清海. (2003). *华语教学语法*. 新加坡: 玲子传媒 LINGZI MEDIA.
89.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 北京: 商务印书馆.